

駢語雕龍

三







駢語雕龍卷之三

諫院

史丹伏青蒲而獻替。

漢書曰：元帝寢疾，史丹直入臥內，頓首伏青蒲流涕言。應劭註曰：以青規地曰青蒲。唐元稹傳曰：獻可替否。

張湛乘白馬以繩愆。

後漢書曰：光武臨朝，或有惰容，張湛輒諫其失常。

白馬帝每見湛輒言白馬生復諫矣。尚書曰：繩愆糾繆，格其非心。

劉元城獲殿虎之稱。

唐書曰：劉元城面折廷諍，至雷震之怒赫然，則執簡却立，伺天威少霽，復前極論，觀者咸目爲殿上虎。

李善感揚鳴鳳

之譽。

唐書曰：高宗自韓瑗褚遂良死，內外以言爲諱。高宗造奉天宮，李善感始上書極言之，時人謂之鳳鳴朝陽。毛詩曰：鳳凰鳴矣，于彼朝陽。

沮遊幸於輦轂，申屠剛效史鮪之爲人。

見上尚書令薦賢二

註。置奏藁於几筵，包希仁慕鄭公之勁節。

宋史曰：包拯字希仁，知諫院，數論斥大臣權倖，又列上唐魏鄭公三疏，請置座右以爲龜鑑。唐書曰：魏徵身正而心勁，不以逢時改節。前代諍臣一人而已。

輯

檻褒直，孰若列雲於公卿。

漢書曰：朱雲請上方斬馬劍，斬佞臣張禹，上怒，令將雲斬之。雲攀殿檻折，後當理檻，上曰：勿易，因而輯之以旌直臣。

藏畧思忠，莫如實革於左右。

國語曰：魯

宣公夏，蓋於泗淵，里革斷其畧曰：魚方別孕，不教魚長，又行網畧，貪無藝也。公聞之曰：吾過而里革匡我，不亦善乎？是良畧也，爲我得法，命有司藏之，使無忘二品。集授元海制曰：魯公藏畧，莫若實革於左右。漢后輯檻，孰若列雲於公卿。

左右諫議大夫

殷侑八十四通詳陳朝政之得失。

唐書曰：殷侑為諫議大夫，凡朝廷得失，悉以陳論。凡八十四章，以言激切，出為桂管觀察使。

元陳三百餘奏，畢展忠愛之誠心。

唐書曰：魏徵字元成，拜諫議大夫，公乃展盡底蘊，無所隱，凡三百餘奏，無不剴切當帝心者。

想望仙臺之言，嘉弼直於仲郢。

唐書曰：柳仲郢拜諫議大夫，武帝延方士築望仙臺，累諫諱切，帝遣中人愧謝。

憶披

香殿之諫，羨忠貞於世長。

唐書曰：蘇世長拜諫議大夫，侍宴披香殿，世長曰：是殿雕麗，非煬帝作耶？高祖曰：卿豈不知是朕作耶？對曰：瑤臺瓊室，非創業所為。

景伯箴規於回波之詞。唐書曰：李

景伯為諫議大夫，中宗宴侍臣，各命為回波詞，多以謔言媚上，惟景伯獨為箴規語以諷。

居易懇切於諫紙之請。白居易與元稹書曰：僕為諫官，月請諫紙。

直如汲黯。漢書曰：汲黯任氣節，行修潔，其諫犯主之顏色，常慕

傳伯爰益之為人。

田表聖見稱於宋宗。

東都事略曰：田錫字表聖，天資骨鯁，直言極諫，為諫議大夫，真宗見之，常自謂曰：此朕之汲黯也。

才類揚雄。

漢書曰：揚雄博覽無所不見，先是蜀有司馬相如作賦，甚弘麗，雄心

壯之，每以為式。

李伯仁膺薦於賈子。

漢書曰：李尤字伯仁，侍中賈逵薦尤，有揚雄之才，明帝召拜諫議大夫。

孔戣得諫君之體。

唐書曰：孔戣改諫議大夫，侃然忠肅，有諫臣之體。

劉陶崇直

士之風。

袁山松後漢書曰：劉陶拜諫議大夫，靈帝時，上疏言宦官云：臣恨不列稷契伊周之徒，而與比干龍逢為儔。

廷碩拜官，自竭勁忠以報主。

唐書曰：武儒衡字廷碩，以戶部侍郎知諫議大夫事，勁正有風節。

普惠受職，世欣諫議之得君。

後漢書曰：張普惠為諫議大夫，王登謂普惠曰：不喜君得諫議，惟喜諫議得君。

諫省新登，劉禹錫詠絲綸之棒。

劉禹錫寄李賀詩曰：諫省新登正直

臣萬方驚喜捧絲綸。禮記曰：王言如絲，其出如綸。王言如綸，其出如絲。詔書已下，武元衡歎松桂之堅。武元衡送張諫議詩曰：詔書前日下丹霄，頭戴儒冠脫皂貂。鶴鴻得路爭先盡，松桂凌霜貴後凋。

左右司諫

虞厚納忠於陳疏。

唐書曰：韋處厚遷司諫，李絳請問言帝王以納諫為聖，今不聞進規納忠，何以知天下事？帝曰：韋處厚仕隋，數上疏，其言忠切，碩卿未知爾。由是中外推其清密。

牛叢舉職於獻言。職官分紀曰：牛

叢遷司諫，數言事，會宰相請廣諫員，宣宗曰：諫臣惟能舉職為可矣。用衆耶？今張符趙璘牛叢使朕聞所未聞，三人足矣。

禁鬪鷓班。顏師古曰：禁鬪，宮中小門也。鷓班，朝班也。

思存三年之藁。宋言行錄曰：韓琦為諫官三年，所存諫藁

共集七十餘章。曰諫垣存藁。

法筵龍象。

傳燈錄達摩傳曰：波羅提法中龍象，按智度論云：龍象言其力大，水中龍力大，陸行中象力大，故負荷大法者比之象龍。

當急一義之觀。宋言行錄曰：呂希哲除右司諫，蘇軾戲謂曰：法

筵龍象，當觀第一義，希哲笑而不言。

辛替否激諫於斜封。

唐書曰：辛替否遷司諫，諫復斜封官，上嘉其切直。

江公望揚名於正論。

東都事略曰：江公望遷左司諫，諫諍有體，朝野稱為得人。

左右補闕

寬夫劾陳帖之邪，握筆草狀。

唐書曰：劉寬夫為右補闕，陳帖進註維摩經，得亳州刺史，寬夫因劾之。敬宗怒曰：陳帖不因僧得郡，諫官安得此言？須推排首末。寬夫曰：昨論陳帖之時，不記發言首末，惟握筆草狀，若穿推排，恐傷大

體。帝嘉其引過釋之。

崔邠論延齡之佞，詣闕奏聞。

唐書曰：崔邠遷補闕，上疏論裴延齡，以鯁亮知名，延齡本傳曰：延齡險猾售奸，讒譖求媚。

子美贈言，卓雕羨清寒之急。杜子美送

陳補闕詩曰。獻納開惠觀。君王問長卿。卓鵬寒始急。天馬老能行。
韓公餞句。駟馬誇城闕之歸。韓文公送李補闕詩曰。江湖多旅逸。獻替欲誰論。駟馬歸城闕。隻虎去海門。

左右拾遺

與泰之建。盧藏用匡救於窮奢。職官分紀曰。唐盧藏用爲左拾遺。則天將營興泰宮。因諫曰。窮人力以事土木。臣恐議者以陛下爲不愛人。務奉己耳。軒轅之迎。杜陽雜編曰。羅浮先生軒轅集。年過數百。

而顏色不老。坐於暗室。則月光可長數丈。上召入內庭。宮人有咲集者。而纒髮絳唇。年纒二八。須臾變成老嫗。雞皮鮐背。髮鬢皤然。宮人悲駭。上知宮人之過。促令謝先生。而容質復如故耳。
薛廷傑箴規於邪妄。職官分紀曰。薛廷傑。唐拾遺年譜。

薛廷傑上疏諫遣中使往羅浮山迎軒轅先生。答詔曰。卿等位當列職。論在諫司。閱示來章。深納誠意。
朝野托爲賤奏。時有柳篋之名。唐書曰。柳棨。遷左拾遺。公卿朝野。託爲賤奏。時嘗以其博奧。目爲柳篋。殿陛

思其言詞。遂題魯直之字。宋言行錄曰。魯宋道爲右正言。事有違悞。風聞彈疏。真宗厭之。一曰。恩罷去。上悅其忠。慰免以遣。他日追念其言。御筆題曰魯直。幽谷逸叟。張鎬入爲王師。職官

分紀曰。宋蕭高表薦張鎬曰。如鎬者。用之則爲王者師。不用則幽谷爾。玄宗卽擢鎬拾遺。後出入將相。毛詩曰。出于幽谷。遷於喬木。
廬峯奇英。李渤特蒙君聘。白鹿洞志曰。白鹿洞書院。在廬山五

娛。因以得名。唐書曰。李渤隱廬峯。李選常以文章薦之。詔以右拾遺。

樞密院

除暴統兵。詔委西樞之重。宋會要曰：熙寧三年，詔曰：國家以四樞內輔，翊贊本兵，任爲重矣。籌邊聚議，世傳南廳之開。呂源明家塾廣記曰：常事密院自行至涉邊，則三省聚議，謂之開南

玉帳謀高。玉帳，乃將軍帳也。杜詩曰：秋風思伊吾之馳志。後漢書曰：咸宮從光武破羣賊，數陷陣，封期陵侯。撫鳴劍而抵掌，志馳伊吾之北。梁氏十道志曰：伊吾在燉煌北。牙旗令

闕獨動高旌，玉帳分弓射虜營。

肅。世說新語曰：大司馬車前大族爲牙旗，凡軍中號令必至牙旗之下。望燕然於勒勳。後漢書曰：竇憲拜車騎將軍，出塞與單于戰於稽落山，大破之。憲遂登燕然山，去塞三千餘里，刻石勒功，紀漢威德。令班固作銘，上見下銘註。職掌

密乃密勿之司。

密司。楊文公表曰：樞宜懷一身之膽。蜀志曰：趙雲字子龍，善將數十騎與曹操戰，先主曰：子龍一身都是膽也。位居溫省。胡文恭撰王疇除樞密封妻制曰：儀用禁

秩於室家。當揚千里之威。後漢書曰：賈復署破虜將軍，督盜賊官屬以復□陵折等。聖調補鄆尉，光武曰：賈督有折衝千里之威，勿得擅除。擁節旄於天山。唐書曰：薛仁貴時，虜率衆十餘萬人，仁貴三矢殺三人，於是虜

涼州古武都有天山，西河舊事曰：即漢貳師擊右賢王之處也。擊刁斗於朔野。後漢書曰：李廣擊胡，軍行無部曲行陣，就善水草頓舍，不擊刁斗自衛，亦未嘗遇害。何承天纂文曰：刁斗

特時鈴也。以銅作鐘，形如銚，無緣，中容一斗，晝炊夜擊，俗謂之鎗。元和郡縣志曰：朔州，漢鴈門郡馬邑也。

樞密使

不錯一事，稱職效數年之勞。樓攻媿集曰：王文定公拜樞密使，公憂邊思職，會江西有變，公應酬羽書，賞罰明審，在西府數年，不曾錯一事。典掌萬機，軍戒勳三篇之讀。會要曰：王

顯拜樞密使。上召謂曰。卿典掌萬幾。固無暇博覽。命左右取軍戒三篇賜之。曰。讀此可以免面牆矣。

曹武惠儼公服於宥密。

宋言行錄曰。曹武惠王彬。帝前密論天下事。無不合上意。上益器重。在宥密嘗公服危坐。如對君父。王

德用稱善射於契丹。

長編曰。王德用為樞密使時。富弼偕契丹使來。德用伴射。使者曰。天子以公典樞密。富公為相。可謂得人矣。

階下賜衣。寵遇隆匪頒之禮。

職官分紀曰。國朝之制。大宴樞密使

不坐。但立殿上。既而退就御廚賜食。每春秋賜衣。朝中為之語曰。廚中賜食。階下謝衣。周禮曰。匪頒之式。謂分賜羣臣也。

衆中俛睡。會議避用事之權。

五代史曰。房勳與趙延壽為樞密使時。薛文遇劉延朗居中用事。每朝廷議事。

勳等環坐會議。多於衆中俛首而睡。其避事如此。

兩府合班。誠正直剛毅以報主。

長編曰。韓琦為樞密使時。兩府合班奏事。琦必盡言。上嘗曰。韓琦性直。

四字褒美。豈文行忠信之

純臣。東都事略曰。夏竦改樞密使。上賜文行忠信四字以勉之。

公亮知三路之戍屯。圖籍先定。

長編曰。宋歐陽修為樞密使。與曾公亮取天下兵數。及三路屯戍多少。地理遠近。更為圖籍。凡邊防久闕屯戍者。必加蒐

補。重誨讀四方之章奏。文義未諳。

五代史曰。唐明宗不知書。每四方章奏。令樞密使安重誨讀之。多不曉文義。

獨臥帳中。召問得入汴之秘計。

五代史曰。唐郭崇韜

為樞密使。時李紹宏請粟。鄆州與汴人盟。莊宗不悅。獨臥帳中。召崇韜問計。對曰。陛下親御六軍。直指大梁。汴城兵望風自潰。散公蹶然而興。曰。正合吾意。莊宗入汴。皆崇韜之謀也。

列坐廡下。賜食隆御廚之殊恩。

見上

汪藻表詞。思將臣於鞶鼓。

汪藻代樞密辭免表曰。某負羈縻而巡天下。自知罪戾之多。聽鼓鞶而思將臣。敢幸搜揚之及。鞶鼓見下歸美註。

王珪制語。仰天極之環樞。

宋王珪除文彥

博制曰。天極環樞。上通帝位之紀。神兵會府。內嚴師律之謀。楚辭註曰。天極謂南北極。天之樞紐也。

同知樞密院事

張子公急內治以外攘。宋言行錄曰：張熹字子公，除同知樞密院事。孝宗間，爲治之要，公言內治可以外攘，恩給札條具，上大喜。劉忠肅錄賢才於待用。朱晦庵集曰：劉忠肅公，拱，擢同知樞密院。

公乃日召將佐與語，得其才用所宜，輒筆識之，以待選用。東都事略曰：李諧字仲詢，爲知樞密院事，資性明達，處劇若閑暇，在樞府號爲稱職。部劇理繁，李仲詢無負綸綍之命。納忠報國，呂公

著欲求桑榆之功。宋呂公著謝恩奏曰：臣老於間外，蒙陛下收之桑榆，惟知拳拳納忠，以報恩。淮南子曰：西日垂影在樹端曰桑榆。

樞密副使

却僞蜀之獻珍，義倫擢職於樞府。長編曰：宋沈義倫爲隋軍轉運使，入成都，僞蜀獻珍寶，皆却之東歸。緣圖書數卷，上聞其清庶，擢爲樞密副使。起士夫之酌酒，仲淹洗甲於

天河。長編曰：宋元昊納款，遂召韓琦、范仲淹爲樞密副使。天下聞之，士夫皆酌酒相賀曰：上用二公，非惟社稷幸，乃天下生民之幸。杜甫贈洗兵馬詩曰：安得壯士挽天河，淨洗甲兵長不用。王沔希旨諂容，失和僚采。會要

曰：宋王沔能希旨以固祿位，與張齊賢同任樞密副使，頗不協。若水直言極諫，獨立殿廷。宋言行錄曰：李繼隆與轉運使盧之翰有隙，遂奏乞軍糧，太宗怒，召中

後行法，上大怒，起入禁中，若水獨立廷中，下果意解，三人黜爲行軍副使。

節度使

再慶出守。石林燕話曰節度使旌節。鸞書錫在掌中。鸞書謂出。十乘啟行。毛詩曰元戎十。龍節降於天上。馬縉中華古今注曰周禮云山。

門旗二龍虎旌一節一慶。自鸞臺耳。乘以啓先行。

國用虎節。土國用人節。澤國用龍節。紫檀木畫其形象。御親全書。以賜重臣。官職分紀曰。天寶中。節度使受命之日。賜之旌節。謂之節度使。常表集曰。再慶。驅颯而出守。十乘隱轡以啓行。龍節。旆旌降於天上。鸞書。奉軸錫在掌中。邢煥。邢孝。羨父。

子之相承。宋史曰邢煥子孝揚。相繼而為節度使。韋謹。韋謙。著兄弟之繼美。唐書曰韋謙弟。錢忱。誇四世之寵。宋史曰錢忱高祖傲曾祖惟。演父景臻四世俱為節度。

吳曦顯三代之隆。宋史曰吳琳子挺。孫曦三世為節度。李愬。統大鎮於六遷。唐書曰李晟尅復京城。市不改肆。及愬平。淮蔡凡六遷大鎮。所處先人舊宅而已。中嗣。掌將印於四。

佩。唐書曰王仲嗣為河西隴右節度使。權朔方河。東節度佩四將印。控制萬里。國初已來未有也。李復。威肅南裔。唐書曰李復轉嶺南節度事。時李元度。胡懷義。阻兵。亂州縣好賦。很藉復誘懷義杖殺之。奏流元度於荒裔。士美。名。

震兩河。唐書曰邳士美討王承守。遣大將王獻。督萬人為前鋒。士美斬。以徇。大破賊。憲宗曰知士美能辦吾事。會詔班師。威震兩河。選娼女於揚州。杜悰。却監軍之請。唐書曰杜悰。武帝。詔揚州監軍。取娼。

女十七人。進禁中。悰曰。吾不奉詔。監軍。變債帥於中武。高瑀。勳士夫之稱。唐書曰忠武節度王沛死。宰相裴度。章處厚。以高瑀。表於帝。帝以悰有大臣體。乃詔罷進妓。為之。先是擇帥。悉出管軍中尉所輸貨者。假貸富人。

後獲所欲。則推髓斷膏。倍以酬息。及瑀有。統權威嚴。三印嘗握於石普。唐明退朝錄曰。上覽河南節度使石普奏狀。用詩州觀察。命。士夫相告曰。韋襲作相。天下無債帥。印。以問宰相王旦。曰。節度有三印。節度判官。署狀。用節度。

命。士夫相告曰。韋襲作相。天下無債帥。

印、奮職觀察判官用觀察。乘性勤儉。二馬獨聞於常清。唐書曰：封常清爲伊西節度使。性勤儉。出軍乘驛私廐裁二馬。崇文借七箸以立威。唐書曰：高崇文爲節度使。

討四川劉闢。至興元軍中有失旅店七箸。裴玢甘弊衣以節用。唐書曰：裴玢爲節度使。蔬食弊衣。居處機庇風雨。而廩庫饒實。百姓安業。行部鄧縣。公綽誅舞文之奸。唐書曰：柳公綽爲山東南道節度使。行部至鄧縣。有二吏犯法。一賊緝一舞文獄具。公判之曰：賊吏犯法。法在奸吏壞法。法亡誅舞文者。擁節隴州。韋臯斬僭竊之黨。唐書曰：韋臯權知隴州。留後事朱泚既僭。遂遣家僮及劉洵寶授臯節度使。臯俱斬以徇。周地圖曰：隴州屬陝西。

秀實端居靜慮。吐蕃服義於四年。唐書曰：段秀實拜涇原鄭州節度使。三四年間。吐蕃不敢犯塞。秀實非公會不聽樂飲酒。公退之後。惟端居靜慮而已。袁滋立信務誠。百姓建祠於七載。唐書曰：袁滋拜義成節度使。滋推誠信。務在懷來。居七年。百姓立祠祝祭。李愿施威以簡肅。唐書曰：李愿初爲銀州節度使。威令簡肅。甚得綏懷之術。

洪靜敷政於寬柔。唐書曰：張洪靜徙武宣節度使。承韓洪虐政。代以寬簡。民安之。登壇近總戎。弓抱關西之月。唐岑參送李節度詩曰：詔出未央宮。登壇近總戎。隴西記曰：關西。即隴西也。餘見上

太保。入境興營築。樓納塞北之風。唐職林曰：節度使入境。州縣築節樓。迎以鼓角旌幢。州縣齋印迎于道左。張延賞具舟以徙饑民。唐書曰：張延賞爲淮南節度。歲旱。數人有亡去它境者。吏拘之。延賞曰：此居而坐斃。適彼而可生。得存吾人。乃具舟遣之。令狐彰持鉞以麾軍士。唐書曰：令狐彰拜滑毫魏博節度使。滑州未復。彰以身屬下。內檢軍戎。外牧黎庶。法令嚴酷。人不敢犯。廳壁著記。鄭

處晦思季父之格言。鄭處晦邠州廳記曰：季父尙書公曰：撫于人者。時其徵調。人不擾而富完矣。帥其軍者。嚴其刑賞。卒不驕而勇敢矣。生聚之訓練之。吾知不數年爲內鄆矣。謹以季父言告後人。俾無忘。幕院撰文。李

駢語雕龍 卷三

一一五

一一五

直方述韓侯之威德。李直方邠州院記曰。自西漢始置幕府。得顯辨士。今韓侯詳延端士。輔相威德。則是府將來為駿賢之郊。蔽榮達之闕矣。

防禦使

楊暉樹勳於禦邊。夷虜畫像。

東郡事略曰。楊暉為防禦使。屢有邊功。天下稱。為楊無敵。夷虜皆畫其像而祀之。以禦鬼疾。

郭玉分俸以濟衆。州人立碑。

五代史曰。郭玉為齊州防

禦使。歲不登。以俸鈔分施饑民。人懷其惠。相率詣闕頌其德。政立碑。

漢超遺愛之存。遂動徐鉉之頌德。

宋史曰。李漢超為齊州防禦使。郡人愛之。求為立德政碑。太祖詔徐鉉撰文賜之。

李玉寬簡

之著。乃起富儀之撰文。

五代史曰。李玉為安州防禦使。治郡寬簡。民皆便之。吏民數百人。請立碑頌德。詔富儀撰文賜之。

列位軍防。天下誦淇水之制。

出淇水除皇伯克思制。

正

名閑禦。海內傳樂城之詞。

出樂城院曹評制。

宣撫使

儒者成功。允文視師於江左。

宋言行錄曰。虞允文自彬父逆亮叛順。公以宣撫視師江上。大破賊軍。逆亮遁入揚州。公至京口。謁劉錡。錡曰。朝廷養兵三十年。我輩一枝不施。今日大功乃出儒者。我輩愧死矣。

俞書

出鎮。郭達宣撫於陝西。

編年備要曰。治平間。以俞書郭達宣撫來西。上曰。第領樞職。獨重使權。見任執政。無字藩。至達始以俞事出鎮。

狄武襄期五日以成勳。

宋言行錄曰。狄武襄公青。廣源州蠻

僞智高叛破七州。仁宗遣青爲宣撫使，率衆擊之，青乃下。命具五日糧，率衆半夜度崑崙關，賊方覺，逆戰遂大敗。

韓康國急三朝而趨命。

宋言行錄曰：韓康國絳熙寧間，夏羌大入慶州，以公爲陝州宣撫使，自受命至，陸辭三日而行。

湖廣巡撫設計於岳陽之權。

宋言行錄曰：李綱爲湖廣宣撫使，有統制官張忠彥者，駐軍廣州，頗擾一路，召之不來，公檄令權知岳陽忠彥果至，即械送所司，取旨斬之。岳陽今岳州衡陽也。

東路統兵置

宴於長春之遣。

宋言行錄曰：兵部侍郎向敏中充東路沿邊宣撫大使，學士馮拯、陳堯叟充副大使，存問官吏將校耆老百姓等，眞宗御長春殿置宴以遣之。

少師遵剛中之節制。

中興繫年錄曰：鄭剛中爲川陝

宣撫使，節制諸將，極其尊嚴。三都統每庭揖後坐，及吳玠陞少師，求均敵之禮，剛中曰：少師遵猶都統制耳，倘變常禮，是廢軍容，玠惶恐聽命。

振旅聽彥博之便宜。

涑水記聞曰：學士明鑑討具州未下，參知政事文彥博請往督戰，即

拜河北宣撫使，彥博奏請得便宜從事，上許之。遂克具州，擒王則。

朝分北顧憂，呂溫贈朔方之句。

呂溫送范司空赴朔詩曰：築壇登上將，膝席委前籌。虜滅南侵趾，朝分北顧憂。朔方今寧夏衛也。

暫趨西

掖望，盧綸送太原之詩。

盧綸送鮑中丞赴太原詩曰：暫趨西掖望，全解北方憂。專幕臨初護，親營制督郵。漢官儀曰：中書稱西掖，太原乃山西太原府也。

宣慰使

孟容宣詔旨於光顏，一月遂平其強寇。

唐書曰：憲宗因淮西久未成功，遣尚書左丞許孟容行營宣慰，令面責光顏，重胤一月內賊平。

巢父陳大義於田悅，今日喜

還爲主人。

唐書曰：孔巢父爲魏博宣慰使，及見田悅，與言君臣大義，悅喜曰：不圖今日還爲主人。

長僞成風，馬總明賞罰於平蔡之日。

唐書曰：馬總副裴度宣慰淮西，吳元濟僞爲彰義節度留

後蔡人習僞有夷貊風。總爲設教令。明賞罰。其俗一變。

中使復位。惜即上表謝罪。

持節直入。李鄴諭禍福於大會之間。

唐書曰。徐州張建封卒。兵亂。囚監軍。逼建封子愔。主軍務。帝以李鄴爲宣慰使。持節直入其軍。諭以禍福。出監軍獄。

安撫使

懷英曲赦於河北。

唐職林曰。狄仁傑字懷英。突厥入趙。擄掠遁去。拜仁傑河北安撫使。時民多協從於賊。仁傑恩曲赦河北一切不問詔可。

范雍察訪於陝西。

會要曰。范雍充陝西安撫使。詔所至察訪邊民。

利害及體量。曾黨盡殲。獻功錄諸將之狀。

朱晦庵撰劉珙行狀曰。巨寇李金。奮起爲亂。以公爲南路安撫使。公奏請下荆襄發卒。而賊勢日衰。於是賊徒執李金以降。曾黨盡殲。乃錄諸將功狀列上。上嘉嘆再三。

蜀書 褒美

蜀人頌德。更生慰使者之來。

宋言行錄曰。韓琦益州饋。遣公爲體量安撫使。公至。全舌饋人百九十萬。蜀人曰。使者之來。更生我也。

程務挺振肅於德威。

唐會要曰。程務挺爲單于

道安撫使。禦突厥。務挺善綏。士服其威愛。突厥憚不敢寇邊。

彭思永申明於紀律。

程明道撰彭思永行狀曰。河朔謀帥。以公鎮高陽。時治兵者。鮮明紀律。公爲帥。犯者頗以軍法從事。驍兵大戢。

刻石於將吏。行

儉動孤軍萬里之褒。

唐職林曰。裴行儉爲安撫使。歸至京師。將吏爲刻石碑。葉城紀功。帝勞曰。行儉提孤軍。深入萬里。兵不血刃。可謂文武兼備矣。

畫像於蜀都。忠定起千載一人

之贊。周益公集曰。張忠定公燾。在蜀四年。甚著惠愛。百姓皆畫像以事。後帥李

山川險易。歷視獻四路之徽謀。

宋言行錄曰。王堯臣元昊

遷贊云。公昔在蜀千載一人。公今去蜀千百其身。願公再來。以慰斯民。

反以公爲陝西安撫使。視四路山川險易。還言州縣饑荒。賑恤感百姓於遮道。宋張守撰許龍圖行狀曰。許汾爲西路安撫使。某路宜益兵。某路賊所不到。某路宜急爲備。

姓遮道拜泣。比之召父杜母。而立祠于堂。

經略使

綏定八州。烝民頌功於立石。

唐書曰。元結爲容管經略使。自諡蠻豪。綏定八州。民樂其教。立石頌德。

保寧二鎮。黎庶樂利於開關。

宋言行錄曰。劉子羽宣撫司移軍閬州。會吳玠

王彥二鎮饑。而興元帥過爲守備。閉關塞。褒斜二鎮病之。公拜經略使。盡弛其禁。民饑通商輸粟。二鎮乃安。

叔倫威聲遐布。使臣賜中和之詩。

唐職林曰。戴叔倫爲容管經略使。綏徠夷落。威名流聞。德宗常賦中和節

詩。遣使者寵賜。唐書曰。德宗以二月朔爲中和節。

張師法制周詳。太史急功烈之紀。

唐職林曰。張師爲安南經略使。牧人盡區處之方。制國備形體之法。優詔累旌其忠良。太史嗣書其功烈。齊賢受命。

殊恩出祖於瓊林。

東都事略曰。張齊賢爲安撫經略使。卽命發曰。馳騎而往。仍命宣徽南院使周瑩。祖於瓊林院。上清樞書龍文經曰。上皇玉帝寢宴處。有瓊琳堂。瓊琳院。豈本此乎。

王雄立功。加爵榮褒於

金紫。

唐職林曰。王雄爲容管經略使。平嶺表。夷獠代宗遣使慰勞。加金紫光祿大夫。

紅旗照海。馬生起中臺之徵。

韓愈贈馬刑侍詩曰。紅旗照海壓南荒。徵入中臺作侍郎。職官志曰。唐改尚書省爲中臺。

黃洞

獻忱。徐申動外蕃之貢。

唐職林曰。徐申爲容管經略使。黃洞納質。實供賦。不敢桀數外蕃。歲以珠璣。瑀香文犀。浮海至申於常賦外。未嘗芟索。商賈饒益。

唐介移文諭蜀。

東都事略曰。唐介知河東經略使。初代州

軍慮數擾邊，公乃移文諭以利。余靖布檄以攘夷。宋言行錄曰：余靖嘉祐間，交趾寇邕州，殺五巡檢，遂召公為安撫使。公至則范

仲淹嚴令於領兵，當時有龍圖長城之賀。宋言行錄曰：范仲淹為經略使，賊兵三萬叩城，仲淹麾兵血戰，賊奔而北。初人心

楊廷秀致贈於入桂，後世傳虎頭移鎮之言。宋楊廷秀送張子智入桂詩曰：虎頭移鎮之喀溪，解

老詠旌旗之蓋海。韓愈送鄭尚書詩曰：番禺軍盛內，欲說暫停盃。蓋海 兵符開於憲幕，張籍歎牙旆之

聲吟夜市海色潤朝臺旆幡慢也。 旌旗出連天，觀閣開南越，志曰：番禺今賓州縣地。

林有 杜子美想梅花於萬里之外。皆炎熱宜人獨桂林，梅花萬里外，雪 白居易羨山水於衙門之外。州□□□氣柏府有清風，山水衙門外旌旗腹臆中。 桂林深

登聞鼓院

文燦錦袍，周起膺十月之賜。宋仁宗實錄曰：景德二年，改鼓司為登聞鼓院。 志輕擗鼓。後漢書曰：曹操以彌衡為鼓吏，因大

節悲壯，聽者 伊川執再辭之心。程伊川文集曰：羞兼判登聞鼓院，伊川引前說， 且言入談道德，出領詞訟，非用人體，再辭不受。明決歸田，李壽翁悟屈身之足恥。 朱晦庵集

曰李穡字壽翁。監登聞鼓院。淵觀寵方盛。同舍人走其門。公恥之。自去。

舜之道。知其不可復行。故求閑局以遂其志。

求居閑局。呂公著歎壯志之未酬。

宋言行錄曰。呂公著差判登聞鼓院。公研經講學。無進趨之意。嘗與王介甫相對而嘆曰。今天下雖小康。然堯

集賢院

神策建立之對。蔣父歎美於宰臣。

唐書曰。貞元中。集賢學士甚衆。會詔開神策軍建立之由。諸學士不能對。乃訪於蔣父。父徵引根源。甚詳悉。宰臣高郵鄭珣相顧曰。集賢有人矣。翌日。詔兼集賢院事。

周易

爻象之精。行果褒稱於明主。

唐書曰。皇太子奏請講周易。上曰。吾選明易而有名。行無出於候行果者。今隔日爲皇太子講易。

迴質膺錫。實本於稽古之功。

唐書曰。王迴質山東

宿。召拜集賢院學士。仍令侍皇太子讀書。及壽王通孝經。賜立帛酒饌等物。令人奉歸其家。家人歡飲。皆歎曰。稽古之力。信不虛也。稽古見上少傳註。

徐錯指居。常視爲寄宿之所。

五代史曰。南唐徐錯掌集賢院。銳意書集。

不復問家事。嘗言集賢卽是吾家。指所居曰。此家宿之所耳。

太常卿

崔公不居八坐。空築望省之樓。

國史纂異曰。崔日知恨不居八坐爲太常卿。起樓與尙書省相對。人謂之崔公望省樓。李浩刊誤曰。太常專掌禮樂。累代沿習。

德棻推重三王。詳對中

華之殿。唐書曰：令狐德棻為卿，高宗坐中華殿，問王道孰先，德棻對以任德任刑為政，以清心簡事為本，帝悅，厚賜之。
筆談曰：陳彭年於禮文多所詳練，常攝太常卿，誤行黃道，上有司止。

之。彭年正色曰：自有典故，禮。湯於狗從，始啟臨軒之作樂。
晉書曰：蔡謨拜太常，上臨軒，謨奏宜有金石，顯宗納焉，臨軒作樂自此始。
難經：伉伉之贊，劉愷啟。

美於諸儒。後漢書曰：劉愷論議，常引正大義。德行堂堂之稱，邢顥傳頌於衆議。
魏志曰：邢顥字子昂，時人稱德，行堂堂，邢子昂，文帝以為太常。

乘之車。魏志曰：王朗遷太常行陵，赤車千乘，徐聖初學記。封敖設九部之樂。
唐書曰：封敖為太常卿，議溫成之廟制，韓維曰：唐太常表云：戴玄冕之七，蔬驅赤車之千乘。

嚴大禮於精微。宋言行錄曰：韓維知太常，先是溫成皇后立廟用樂，公上疏乞詔，有司議廟制有不如禮者，一切去之，以明陛下不私後宮之意。獻雲韶之德音，王涯復古樂於宴饗。
唐書

曰：王涯，文宗時，拜太常，欲聞古樂，命涯詢於舊工，取開元雅樂，選樂童按之，名曰雲韶樂，樂成，獻於梨園亭上悅。
十篇之禮，集錄於鄭公之書。
唐書曰：魏鄭公徵，嘗以小戴禮綜錄，九

絃之琴，獻圖於田琮之畫。
宋史曰：太常音律官田琮，以上所謂九絃琴五絃琴，並協律以璇宮相生之法，畫為圖以獻，帝善之。

太常少卿

士亮識鐸于之樂。
北史曰：魏斛斯微，字士亮，斛音樂會樂有鐸于者，或自蜀得之，皆莫識，微見之曰：此鐸于也，鐸如形如鐘，以和鼓者。
行冲辨阮咸之音。
隋唐嘉話曰：元行冲為太常少卿，有人於古墓中得銅物似瑟。

習者。元視之曰。此阮咸所造樂具。乃令匠人改以木。聲甚清雅。今呼爲阮咸是也。

聿脩揚名於清卿。

職官分紀曰。齊太常少卿袁聿脩。河南刺史邢邵。與聿脩故舊。嘗呼爲清卿。至是。送紬爲信。聿脩不受。與書曰。瓜田李下。古人所謹。劬報書

曰。昔爲清卿。薛稷諷讓於中令。

唐書曰。薛稷遷太常少卿。會鍾紹京爲中書令。稷勸令禮讓。因言於帝曰。紹雖有功。勳未聞令德。一朝帥長百僚。恐失聖朝具瞻之美。帝然之。因紹京表讓。遂轉戶書。

徹樂北燕

之請。激忠言於畢陳。

宋言行錄曰。呂公著判太常。數言濮王在。殯請燕北使。毋用樂。輟上元遊。多見聽用。

送客西江之詩。吟音律以迭奏。

唐書曰。馮定爲少卿。文宗詔太常習霓裳羽衣舞。以

雲韶樂和之。法曲成。定總工樂。闋於廷。定立於其間。文宗問其姓氏。因吟其送客西江詩。錫禁中瑞錦。

知貢舉

和凝喜衣鉢之傳。

見上卷相註

宗閱慶玉笋之集。

唐語林曰。李相宗閱。知貢舉。門生多清雅。俊茂。唐冲薛庠。袁都。時謂之玉笋。

抑賈邊於李迪。庶爲至明。

南唐近事

曰。景德御試得李迪。先是迪與賈邊禮部奏名。皆不與。視其文。迪賦落韻。邊論當仁不讓於師。以師爲衆。王且議。落韻失於詳審。捨注疏而立異論。不可許。遂取迪而黜邊。皇朝類苑曰。李迪美鬚鬢。御試前一夕。夢被人剃削俱盡。有解者曰。必爲狀元。以今歲省元是劉滋。已替滋矣。非狀元而何。果然。認顏標作魯公。志在激切。

公顏真。試院深鎖。梧桐逢落葉之陰。

李躍嵐齋記曰。唐人知貢舉者。有詩云。梧桐葉落井亭陰。鎖閉朱門試院深。曾是昔年辛苦地。不將今日貢初心。

揮毫有神。篝燈見驚人。

之語。王安石夜讀試卷詩曰：舞燈時見語。賦成八叉，辨溫庭筠之才思。北夢瑣言曰：溫庭筠才思黷麗，工於小賦，每入試，凡八叉手而八韻成。文吐五色，知

皇甫湜之英華。唐馬英送皇甫湜赴舉詩曰：合吐八音兼五色，青銅鏡必明，朱絲繩必直。如教於還賦之言，每譏崔郾。大唐遺事曰：禮部侍郎崔郾主試太學博士吳武陵，因出袖中書授郾，乃

杜牧阿房宮賦，請以第一人處之。郾謝曰：得其人置第五，郾未對武

陵勃然曰：不爾宜以武見還。郾曰：如教牧果異等，賦見下宮殿註。

里待試者，或云公必持文衡，幸□□之。大年乃作色拂衣，顧俊忘私。尚書曰：顧俊尊上帝，謂求賢以爲事天之實也。期引身於擺袖。唐實錄曰：韋執誼從

而入口，不休哉。大年果知貢舉，凡程文用不休哉，皆中選。

執誼爲翰林學士，受財爲人求科第，夏癩不應，乃薦賢爲國。唐書曰：狄仁傑薦張柬之等，或謂曰：天下桃

探出懷中金以納夏癩袖，夏癩擗袖引身而去。李悉在公門矣，仁傑曰：薦賢爲國，非爲私也。何敢誇爲良庄。王暉唐

崔郡知貢舉歸，其妻勸令求田，郡曰：予有美莊三十所，謂所取三十人也。妻曰：君非陸贄

門生乎？君掌文柄，約其子簡禮，不令就試，如以君爲良田，則陸氏一庄荒矣，郡無以答。

從官九人，見韓絳之明鑑。事文類聚曰：宋韓康公韓

子華謝事明穎，入京看上元私禮闈三主，侈裴皞之盛名。歸田錄曰：裴皞官至禮部尚書，於三榜後，門生馬裔孫知貢舉，纔放榜

第，會從官九人，皆門生故吏也。謝恩，引諸生詣座，主拜謁，裴公以詩示之曰：官途最重是文衡，天與愚

夫著盛名，三主禮闈年八十，殘月漸低，誰是謫仙之手。唐韋承矩題都堂壁詩曰：褒衣博帶滿塵埃，獨上都堂納卷回。朱衣暗

門生門下見門生，世以爲榮。殘月漸低人擾擾，不知誰是謫仙才，謫仙見上翰林學士註。

點，豈疑侍吏之欺。趙令時侯鯖錄曰：歐陽公知貢舉日，每遇試卷，坐後常覺一朱衣人點頭，然後其文入格，不爾則無

復與考，始疑侍吏及回視，無所見，因語同列，爲之三嘆，故詩云：清夜夢中糊恨處，朱衣暗裏點頭時。

於春蠶 邢昺爾雅疏曰食桑葉作繭者名蠶即蠶也 啣枚勇邁於戰士 禮記曰大司馬啣枚而進顏師古曰啣枚者止言語謹也狀如箸橫啣之繯繫於項右林詩話曰歐公知貢舉梅

聖俞作參詳官唱酬詩極多詩云無譚

戰士啣枚勇筆下春蠶食葉聲最爲警策 不受請托何嫌洗耳之謔 大唐遺事曰考功員外郎李昂主俊秀科既而外舅薦李權於昂昂怒斥權章句之疵權曰鄙文不臧已聞命矣執事詩

云耳臨清洸洗心向白雲閑今天子春秋鼎盛不揖遜於下洗耳何哉昂訴於執政朝廷以郎官權輕自是改用禮部侍郎皇甫謐逸士

傳曰巢父堯時隱人堯之讓許由也許由以告巢父巢父曰汝何不隱形藏光非吾友也許由乃遇清冷之水洗其耳拭其目曰曩者聞

言負吾友遂去 要在得人無防擲甃之患 名臣遺事曰謝泌解國學舉子黜落甚衆皆懷甃以伺其出太宗聞之謂左右曰何官

終身不相見 職驍導雄偉都人斂避對曰惟靈省知院呵擁難近遂授知院以避擲甃之患韻會曰

甃甃謂 不點彩霓之音於偶誤 宋言行錄曰宋景仁召試學士院詩用彩霓字以沈約郊居賦雌霓連蜺讀霓爲入聲謂景仁爲

之甃 失韻由是除館閣校勘而景仁處之晏然後丞相龐公薦景仁有美才不汲汲於進取特除直

開 豈降刑賞之論於過疑 宋言行錄曰歐文忠公考試禮部進士梅聖俞時與其事得蘇子瞻論刑賞以示歐

私歸家草凌雲之賦 宋詩話曰蘇子瞻與李方州相知及蘇領貢舉而李下第遂以詩曰買

之詩 唐詩話曰劉虛白昔與裴令公同筆硯及公主文劉猶是舉子試雜文日廉前獻

一絕云三十年前此夜中一般燈燭一般風不知歲月能多少猶著麻衣待至公

狀 羊沽酒謝玉川爲我醉到春風前歸家但草凌雲賦我相夫子非神仙

遇舊交而有感就簾獻著麻

孫何孫僅南宮羨同氣之榮

澗水燕談曰孫何孫僅兄弟馳名王黃州覽僅文編書其後曰明年再就堯階試應被人呼小狀元僅果第一後又以詩寄之曰粉壁每題龍虎榜錦標終厲鶴鳴原南宮禮部也

宋郊宋

祁豪傑應一時之盛

陳錦善誘文曰二宋有胡僧相曰小宋他日魁天下大宋亦甲科後僧復至見大宋驚曰公陰德文見於面如活數百萬人命者大宋曰堂下有蟻穴為暴雨所侵吾戲編竹橋以渡之僧曰是也小宋當首捷然公不

出小宋下比唱第小宋果魁選章憲太后臨朝謂弟不可先兄乃以大宋郊辦第一小宋移為第十遜齊聞見厚德錄所載同青箱雜記曰夏文莊公守安陸二宋年少公命作落花詩大宋曰漢皇飄冷應江失金谷樓危到地香小宋曰將飛更作回風舞已落猶成半面粧

文莊曰詠落花而不言落大宋須狀元作宰相小宋非所及後果然 高名非取於角勝 涑水記聞曰宋太祖朝王嗣宗與趙昌言爭狀元於殿前乃命二人手博約勝者與之趙昌言髮禿嗣宗歎其幪頭墜地趨前曰臣勝矣上咲以嗣宗辦狀元

終身惟守夫不欺

聞見錄曰賈點以狀元及第歸鄧州謁文正曰某皤生偶得科第願受教文正曰君不憂不顯惟不欺二字可終身行之點拜其言不忘 奪得錦標始信盧肇於競渡 古今詩話

曰盧肇黃顛同舉郡守獨錢顛明年肇狀元及第歸郡守會肇觀競渡肇即作詩曰報道是龍君不信果然奪得錦標歸太守大慚荆楚歲時記曰屈原以五月五日死於汨羅人傷其死乃以舟楫拯之至今競渡是其遺俗也 饒他白髮還誇梁

顛之迎歸

宋詩話曰梁顛年八十二狀元及第詩云從教白髮巾中滿且喜青雲足下生觀榜更無朋輩在歸家惟有子孫迎 龜齡何吝於舉頭之窺 宋詩話曰紹興間正奏名第一人王十朋持奏名第一人李三錫時

宗室子居榜尾不樂或以詩戲之曰舉頭雖不窺王十朋脚猶能踏李三龜齡乃十朋子 鄭獬不嫌於有眼之看 青瑣鄭獬傳曰獬未貴時病瘧夢至一處若宮闈公謂吏曰吾思涼浴吏引至小池鑿似明玉公以水沃身俄視兩臂出

鱗視水中影則頭已角公驚遽出吏云此浴龍池也惜乎公不入其中入則辦宰輔後果狀元朱定國詩曰周師厚在鄭獬榜及弟只壓得陳博自賦詩云有眼不堪看鄭獬回頭尤喜得陳博 放開雙角托詠於臥龍 西清詩話曰黃

雲字冕仲未第時南劍州譙門一柱忽迅雷所擊冕仲聞之作詩云風雷昨夜破枯株借問天公有意無莫是臥龍蹤跡困放開頭角入天衢次年對策辦天下第一

敘取一行喜題於飛鴈歸田錄曰胡旦有俊才嘗大言曰應舉不

作狀元作官不辦宰相乃虛生也及隨計之秋適坐中聞厲乃題詩曰明年春色事領取一行歸果魁天下

感真皇之夢榮得賢已兆神機

東齊遺事曰宋真宗臨軒策士夜夢殿下有菜一苗甚盛與殿基相高及拆第

一卷乃葵齋上見其狀賞之曰得人矣詔金吾給衛士七人清道尋詔自今及第令詔七人當直許出入則兩對引喝傳呼狀元始於此也

想沂公之詠梅和羹先占素志

湘山野錄曰王沂公會布衣時以所業贖呂文

穆公蒙正有梅花句云雪中未聞和羹事且向百花頭上開文穆曰此生次第已安排作狀元宰相矣後果然吳曾慢錄曰公及第還鄉府帥命父老娼樂迎於郊公乃易服乘驢入諫謁守守驚問公曰不才幸忝科第敢煩致迎是重其過也

師德修汾

陰之榜梁固壯封禪之觀

王曾筆錄曰真宗東封放梁固以下進士及第禮后士于汾陰放張師德以下進士及第固乃狀元梁顥子師德亦狀元張華子魏野以詩賀曰封禪汾陰連歲榜狀元俱是狀元兒

火軍之

稱預形夢寐

筆談曰陽公爲御試考官主司或夢火軍山得名後所取卷乃劉輝也東齊記事所載同

仙人之許夙卜尋文

南郡新書曰李翱尚書牧江淮郡日進士盧儲持卷來謁李置卷案間出視事長女見文

尋釋數四謂小青衣曰此人必爲狀元李公異其語乃慕爲婿來年果狀元及第纔過殿試竟成佳姻詩曰昔年曾去玉京遊第一仙人許狀頭今日已成秦晉約果教鸞鳳下粧樓

因火得焦蹈之魁宋詩話曰元豐間禮部貢院火其後別試

焦蹈爲魁諺云不因南省火安得狀元焦

持旗報祝染之子

延平沙縣志曰祝染歎歲爲粥以施貧者後子請舉忽街上人夢捷者奔馳而過報狀元榜手持一大旗書四字曰施粥之報及榜開其子果爲特科狀元

籀沙望重

五代史曰王仁裕少夢飲西江水見水中沙石背有篆文其後文思日進

際會豈圖於飽溫

東軒筆記曰王曾青州發解及南省廷試皆爲首冠劉子儀戲語之曰狀元試三場一生喫着不盡沂公正色答曰曾平生之志不在溫飽

昇

石夢奇。

容齋隨筆曰：甯田鄭儒惠叔，省試中選，未廷對，夢空中一梯，雲氣圍繞，僑自念曰：世所謂雲梯者，茲其是與！俄身登之，及高層，仰望有大石，蒼然如鏡，正懼壓已，忽冉冉昇騰，立于石上，驚覺自喜，但不曉其登石之義，既而為天下第一，其次曰溫陵石起。

宗，先是考官用分數編排，石當居上，臨唱名，始易之云。

報效須竭於忠孝。

王得臣慶史曰：神宗慎於選士，廷試前一日，取首選卷，焚香祝曰：願得忠孝狀元，洎唱，乃鄭澥也，故鄭謝啓云：何以副上心忠孝之求是也。

進士及第

閱樂記之疏，遂擢制科。

張師正倦游錄曰：張客省退夫，應舉時，因醉乘驢，誤觸倒雜賣擔子，其人喧呼不已，視擔中止有樂記疏一冊，遂以五十金市之，張閉之，無何省試，出黃鐘為樂末節論，獨樂記為詳論，禮場遂高選，明年擢甲科。

熟左氏之書，乃獲登第。

涇水燕談曰：艾穎赴鄉舉，過一村儒，謂曰：吾此行登第矣，吾有書一卷以授君，翌日持至，乃左傳第十也，謂曰：此卷宜熟讀，取富貴，後四十年，亦有人因此書登第者，然齡祿不及君，後四十年御試，果此題，徐爽

為狀元，艾後以月侍，七八薨，徐四十為翰學卒。

荆公高興，遙憶於綠衣。

王直方詩話曰：荆公有詩云：却憶金明池上路，紅裙爭看綠衣郎。歐公云：謹願者亦復為之耶，故事大全曰：司馬溫公同幕於僧舍，私幸管妓，荆公往追之，乃

使妓踰垣去，荆公詩云：年去年來來又忙，暫偷閑臥老僧房，驚同一覺遊仙夢，又逐鷺鷥過短牆，故歐公於此言荆公既以詩戲溫公，何謹厚者，亦有紅裙之詠耶。

孫貫改名，索視于春榜。

東齋記事曰：孫夢得，初名貫，嘗語予曰：某舉進

士，過長安，夢登塔，見持一大文卷者，問之，云是來年春榜，索而視之，不可問其間有孫貫否，曰：無，惟第三人名孫抃，既寤，遂改名抃，明年果然。

郎君得意，楊汝士誇宴賓之詩。

宋詩話曰：楊汝士尚書，鎮東川，其子及第開宴，

管妓咸集，汝士命人輿綾一端，詩曰：郎君得意正青春，

賀客留連，張師錫有喜子之詠。

青箱雜記曰：張師錫年八十餘，喜子登第，詩曰：御史今朝至，見名心始安，賀客

蜀國將軍又不贊，一曲高歌綾一匹，兩頭娘子拜夫人。

留連飲家。讀楊阜之傳。夢洩吳奎。湘水燕談曰。吳奎將舉賢良。夢入魏文帝廟。問羣臣優劣。公未對。帝曰。韓延壽爲最。是夕門。覺書反覆看。

正義之編兆先杜鎬。孫公談圃曰。杜鎬初登第時。將試前夕。見大鼠啣卷於前。視之。乃孝經正義。明日果於正義中出題三道。榜書淡墨。賈魏公談錄曰。李紆侍郎放舉人。命筆吏勒紙書榜。未填禮部貢院字。吏得疾。令吏

王昶亦善書詔。令終其事。值昶醉。以藍筆染。不加墨。迨明。方覺字體濃淡相間。反致其妍。自後法之。遂爲故事。歸去得誥牒之新。唐張藉送李餘及第詩曰。歸去惟將新語牒。後來爭取舊衣裳。帖號泥金。盧氏雜記曰。唐進士

及第。以泥金書帖附家書中。宴罷喜登毬之會。蘇東坡詩註曰。唐進士開宴曲江亭。既徹饌。則移樂泛舟。又有登閣打毬之會。故蘇詩云。曲江船舫月燈毬是也。五柳望重。擢第獨

報登科之喜。開元遺事同。羨於紹休。南史曰。陶潛字淵明。晉大司馬侃之曾孫也。宅邊有五柳樹。故謔者五柳先生。傳云。祖茂。武昌太守。父姿。城太守。史逸其名。未知是否。三桂堂高。漁隱叢話曰。白樂天與弟敏中行簡。三人相繼皆甲第。樂天作詩曰。自憐郡姓

爲儒少。豈料嗣揚甲第類。桂折一枝先許我。楊穿二葉盡驚人。入穀塲稱於並盛。據言曰。唐太宗私幸端門。見新進士纓行而出。喜曰。天下英雄入吾彀中矣。

學稱建安之七子。魏文帝典論曰。孔融。陳琳。王粲。徐幹。阮瑀。應瑒。劉楨。斯七子者。於學無所遺。於辭無所假。文高眉山之三蘇。事文類聚曰。蘇洵與二子軾。轍。至京師。而二子同登進士。而蘇氏文章。遂擅天下。鐵園山

叢談曰。三蘇自蜀來。時人謠曰。眉山生三蘇。草木盡皆枯。謝生碎金。嘆於桓溫之見。劉謙之晉紀曰。桓溫見謝安簡文。陸機積玉。表於葛洪之稱。晉書曰。葛

文士

洪稱陸機文猶玄圃。應聲成文。還誇公權之三步。見上翰林得句便疏。已勞左思之十年。晉書曰左思爲三都賦構思十年門庭藩溷皆著紙筆過

得一句即便疏之。及賦成豪貴傳寫。花炫筆端。天寶遺事曰李白嘗夢筆頭生花自是才思贈逸和凝漸進於一束之與。五代史曰和凝夢人以五色

舉進士自是才思。文登碑上。皇甫猶薄於三縑之酬。唐聞史曰裴度辟皇甫湜爲判官度脩福先寺將求文於白居易湜怒曰近舍湜而遠取居易請從此辭度謝之湜援筆立就度遣以車馬繒綵甚

厚。湜大怒曰今碑字三千一字三。吐鳳雄詞。漢書曰楊雄作甘泉賦成夢吐白鳳桓譚子云夢吐五臟在地賦云夢鳥佳句。羅含

曰羅含嘗畫臥夢一鳥文彩異常飛入口中自此藻思日新。蔡邕歎想。遂題幼婦之碑。後漢書曰郟鄏淳弱冠有異才度尙命作曹娥碑文淳操筆而成後蔡邕題八字曰黃絹幼婦外孫壻曰會稽典錄曰曹娥父肝溺死娥乃投

江抱父屍以出碑文曰哀姜哭市杞崩城隅或有剋面引鏡剪耳用刀坐靈待水抱樹而燒嗚呼孝女德偉此偉。王符傷時。乃撰潛夫之論。漢漢書曰王符耿介不得升進蘊憤隱居著論以譏當世不欲草題其名號曰潛夫論

選錢文誇於張鷟。朝野僉載曰鷟號青錢學士有董方九舉擲金賦擅於孫公晉書曰孫綽嘗作天台賦以示范榮期曰卿擲

奇以示兆赤城霞起以。劉孝綽之詞華。河朔成題於亭柱。南史曰劉孝綽辭藻爲後進所宗每作一薛道衡之文藻筆鈺

建標。瀑布飛流以界道。摘葉試詞。世羨李琪之敏。見上翰林篆沙醒夢。時訝王生之奇。見

雄肆於空齋。隋書曰薛道衡搆文必隱空齋闕壁而臥聞戶外有人便怒其沉思如此學士註。

狀元 團扇罷於殊恩。覽高麗之答詔。宸章褒於簡要。誦循王之碑詞。見上直學士院註。世傳王木鐸之名。王起振木鐸賦曰：昭彰有

儀。掌提成韻。因木德之。時播鄭鷓鴣之號。鄭谷鷓鴣詩曰：雨昏青草湖邊過。花落黃陵廟裏啼。游將盛懷金聲而載振。子乍聞征袖溼。佳人綫唱翠眉低。人謂之鄭鷓鴣云。三張三少。馳譽於並隆。晉書曰：謝瞻與叔混弟孺運

曰：張載博學有文章。弟協少有俊才。與載齊名。弟亢亦有屬綴。時人號曰三。張唐書曰：李嗣真入直弘文館。與學士劉獻臣徐照皆少有名。號曰三少。二謝二丁。駿聲於間出。晉書曰：謝瞻與叔混弟孺運俱有盛名。嘗作喜霽詩。孺運

寫之。混詠之。王弘以爲三絕。蘇軾詩曰：南臺二謝無人繼。謂瞻與孺運也。二丁乃魏儀廣。見上國史院註。至樂之記。起蘇老於褒嘉。靈光之文。動蔡生於輟翰。後漢書曰：王延壽少作靈

光殿賦。後蔡邕亦造未成。見延壽甚奇之。遂輟翰。賦見下宮殿註。三影詞麗。張先之樂府獨奇。道山清話曰：張先長於詩詞。有浮萍斷處見山影。雲破月來花弄影。隔牆風弄鞦韆影。人目爲張三影。高齋詩話與此同。惟古今詩

話小異。詞云：雲破月來弄花影。嬌柔懶起簾櫳倦。八采才高。盧郎之誄歌卓絕。三國典略曰：齊文宣崩。楊愔選其輓歌。令樂署歌花影。柳徑無人飛絮。墜無影。後山詩話又與此同。之。惟盧思道八首入用。於是晉陽人謂思道爲八

采盧。蔣防速就於秋河之賦。見蔣防集。仲文立成於觀射之詩。後漢書曰：崔仲文爲銀青光祿大夫。常被勅召。宿醒未解。文宣怒。將罰之。試使爲觀射詩十韻。操筆立成。乃原之。

博記

彌衡一覽能識。驗於蔡邕之碑。三國志曰：黃祖子謝嘗與彌衡俱遊。共讀蔡邕碑。恨不繕寫。衡曰：吾一覽能識之。惟其中石缺二字。因書出之。射聽使寫碑。還校如衡所書。彌衡別傳所載稍異。張巡三偏

不忘。徵於于嵩之卷。

唐書曰：張巡見于嵩讀漢書，謂曰：何久讀此？曰：未熟。巡曰：吾讀書不過三偏，終身不忘。因誦嵩所讀書，帶卷不錯一字。嵩驚以爲偶然，然此耳。因抽他卷以試，無不盡然。

戴洪解經以奪席。

見上國子博士註。

丁鴻說書而賜衣。

後漢書曰：丁鴻說文侯之命篇，賜御衣及綬。

荀公曾識牛鐸之聲。

晉書曰：荀勗於路逢趙買人牛鐸，識其聲。及蒙音樂未調，乃曰：得趙之牛鐸，即諧矣。遂下羣國，悉送

牛鐸，遂能諧矣。

張茂先歎鳧毛之出。

晉書曰：人有得鳧毛長三丈，以示張華。華慘然曰：此謂海鳧毛也。出則天下亂矣。

三墳討論，倚相見重當時。

左傳曰：楚靈王與子

華語左史倚相趨過。王曰：子善視之。是能讀三墳五典八索九丘者。

五經紛綸，井丹顯名後世。

稽康高士傳曰：井丹字大春，通五經。京師語曰：五經紛綸井大春。

王粲誦銘於道旁之石。

曰：王粲與人讀道邊碑，人問曰：卿能闇誦乎？曰：能使背而誦之，不失一字。

建章模書於水中之碑。

北夢瑣言曰：太宗征濟，碑在水中。張建章帛包麥屑，置水中，模而書之，不欠一字。

皇甫博覽一車。

曰：皇甫謐自表就武帝借書，帝送一車與之。

安世融通三篋。

見上尚書令註。

耽學不倦，遂動二龍之稱。

梁書曰：江革耽學不倦，或薦爲征北記室。革若與弟觀同行，沈約與革書曰：卿昆弟可謂馭二龍於

長途，騁驥驥於千里耳。

讀史研精，能訂三豕之謬。

家語曰：卜商反衛，見讀史志者云：晉師伐秦，三豕渡河，曰非也。已夾耳。讀者問諸晉師，果曰已夾。於是衛以子夏爲聖。

旬日通三史，張安道

馳譽於雄才。

蘇內翰撰張公墓誌曰：張方平字安道，家貧無書，嘗就人借三史，旬日輒歸之，曰：得其詳矣。

七過記萬言，常敬忠揚名於聰敏。

唐語林曰：常敬忠十五，明經擢第，上書自舉云：一邇

誦千言。勅赴中書考試。張燕公問曰。學士能十遍誦萬言乎。對曰。未嘗自試。燕公遂出書。非人間所見也。敬忠讀七遍。起誦不差一字。即日拜集賢侍讀。

世南暗疏列女之傳。

唐書曰。太宗寫列女傳。於時無本。虞世南暗疏之。無一字差落。

蔣父備識侍臣之圖。

唐書曰。蔣父爲起居舍人。帝登凌烟閣。視左壁頽剝。字多漫缺。召父問之。對曰。此聖曆中侍臣圖贊。暗誦不失一字。

書廚號陸澄之奇才。

蕭子顯齊書曰。陸澄博覽無所不知。王儉自以

博聞多識。過澄。澄待儉語畢。談及所遺漏數百條。皆儉所未覩者。乃歎服曰。陸公書廚。

經笥羨孝先之博學。

後漢書曰。邊韶字孝先。弟子嘲曰。邊孝先。腹便便。懶讀書。愛晝眠。韶答嘲曰。腹便便。五經笥。

徧觀古籍。賀

老興五總龜之褒。

唐書曰。殷踐猷博學。賀知章號五總龜。謂龜千年五聚。問無不知也。

銳志羣書。褚公起九經庫之贊。

九經。謂周易。尚書。毛詩。周禮。禮記。春秋。公羊。孟子也。諸公見上國子博士

註。五行之志。暗寫於陸倕。

梁書曰。陸倕嘗借人漢書。失五行志四卷。倕暗寫還之。略無遺脫。

十事之詢。詳陳於慰祖。

齊書曰。崔慰祖。謝朓。嘗於吏部省中。賓友俱集。各問慰祖地里中所不悉

十餘事。慰祖酬據精悉。一坐稱服之。

勤學

董遇竭三餘之功。

三國志註曰。董遇有從學者。教云。先讀百遍。其義自見。又當以三餘。或問三餘之意。答曰。冬者歲之餘。夜者日之餘。風雨者時之餘。

仲達興十年之恨。

宋書曰。沈攸之字仲達。晚好讀書。常曰。一如另

達有命。恨不十年讀書。

李令伯苦心於掛角。

唐書曰。李密字令伯。以蒲羈乘牛。掛漢書一帙角上。且行且讀。楊素見之。問所讀。對曰。項羽傳也。素奇之。

丘仲孚銳志於聽鍾。

南史曰。丘仲孚少好讀書。常以

中宵鳴鐘爲限。李邕雄才。願入祕書之府。見上說黃香博學。得登東觀之堂。謝承後漢書曰。黃香知古今軍書。帝有疑時訪問。又詔詣東觀讀所未嘗見書。倪寬耘

鋤而帶經。漢書曰。倪寬貧無資。傭作帶經而鋤。每休息輒誦讀。畢誠燃薪以誦史。晉書曰。畢誠夜燃薪讀書。母卹其疲。奪火使寐。不肯息。誠言曰。畢誠閉及第年。夜聽響。卜俄遇人投骨於地。羣大爭趨。又口後來者必御得。

戶傳於孫敬。楚國先賢傳曰。孫敬好學。時欲寤寐奮志。懸頭屋梁以自課。常閉戶。號爲閉戶先生。鑿壁起於匡衡。西京雜記曰。匡衡好學。貧無燭。鄰家甚富。穿壁引光照書。篤志漆書。後漢書曰。社林於西州得

漆書古文尙書。後漢書曰。高鳳自旦讀書。至夜不息。其家曝麥。令鳳守鷄。以竿授其手。時暴雨。不覺水漂其麥。研精汗簡。後漢書曰。火炙簡令汗。取其青易書。不復盡。謂之汗簡。海內

仰流粟之名。鄒子曰。朱買臣孜孜脩學。不覺雨之流粟也。

不學

伏獵侍郎。見譏於嚴老。見上月部侍郎註。杖杜宰相。取鄙於韋生。唐書曰。李林甫無學術。時選人嚴迴。判語有杖杜二字。林甫不識。詭吏部侍郎韋陟曰。此云杖杜何也。陟俛首不敢言。毛詩曰。

有杖之杜。其葉滑滑。龍星之詢高生。寡聞而增愧。陳暉曰。北齊源師攝祠部。嘗曰。高阿那肱。龍見當雲阿驚曰。何處龍見。其色何如。敖山師曰。龍星初見。禮當雲祭。非直龍也。阿那肱怒曰。漢兒多事。強知星宿。遂不祭。敖山

之對。獻子名諱以與慚。國語曰。范獻子聘於魯。問具山。敖山。魯人以鄉對。獻子曰。不爲具敖乎。曰。先君獻武之諱也。獻子歸曰。吾名其一諱。爲笑矣。惟不學也。忠定諷言。欲讀霍公之傳。后山

叢談曰。張忠定守蜀。聞寇萊公大拜。曰。真宰相也。然仕太早。用太速。不及學耳。萊公在岐。忠定任蜀。還。由古淺學。未識班固之文。既別。願謂萊公曰。曾讀霍光傳否。曰。未也。萊公歸。取霍光傳讀之。至不學無術。疾曰。此張公謂我也。

溫廷秀乾子驥曰。張由古無學術。對萊歎班固文章不入。誤用蹲鴟之詞。起於學術之未博。顏氏家訓曰。江南有一權貴。誤讀文選。衆對以兩都燕然盧盧。古曰。此是班孟堅。非固也。本草蜀都賦注。蹲鴟。羊也。乃爲

羊字。人饋羊肉。妄正金根之字。原於識見之疎庸。尙書故實曰。韓視退之子也。性闇劣。爲集督校理。史傳有答書云。饋蹲鴟。金根車。視以爲誤。悉改根字作銀字。考索曰。以金爲飾也。

著書

春秋作於呂子。空懸金于咸陽。呂氏春秋曰。秦呂不韋著呂氏春秋。於咸陽市門。懸千金其上。有增損一字者。予千金。雋永著於蒯通。徒立幟夫戰國。漢書曰。蒯

時說士權變。自序其說。號雋永。顏思古曰。雋。肥肉也。永。長也。言所論甘美而深長也。幟。旗也。玉燭寶典。臺卿廣用月令之篇。隋書曰。杜臺卿常採月令。觸類而廣之。爲玉燭寶典。十二卷。奏之。爾雅曰。四時和洽。謂之玉燭。

青箱集書。王生竭時敏之學。見上御史。劉輔發奧旨於通論。金樓子曰。劉輔沉潛經書集經傳及圖讖。文作五經通論。處厚明微妙於法言。唐書曰。韋

處厚爲翰林學士。以帝冲怠。不向學。與路隋合。易詩書春秋禮記孝經論語。撮其粹要。題爲六經法言上之帝稱善。耿介守於王符。遂撰潛夫之論。見上文。士註。誠淫溺於秀義。乃注莊

子之書。世說曰。向秀義注莊子。惟秋水至樂。未竟而卒。郭象爲人薄行。遂竊爲己注。乃注秋水至樂。又易馬蹄一篇。後秀義別本出。故今有向郭二注。延君千萬言。難解帝典之兩字。桓譚新論曰。秦廷君記堯

典篇目兩字之說十餘萬。張華三十乘。即成博物於有篇。殷文奎啓注曰。張華讀三十車書。作博物志四百卷。武帝以爲繁。只作十卷。

詩

史育試才於五步。誇風光後園之詞。

唐詩話曰。史育上書自薦能詩。云曹子建七步。臣五步之內。可塞明詔。明皇試以除夜詩。乃云。今歲今宵盡。明年明日來。風光人不覺。已入後園梅上。稱賞。授左監門衛將軍。

姚鉉膺賜於百金。詠釣線太液之句。

宋詩話曰。姚鉉。淳化間。春林苑中釣魚小宴。鉉詩先成。詩云。花枝冷澗。岳州謫職。一統昭陽雨。釣線斜牽太液風。上賜曰。金百兩。時顰榮之以比奪袍故事云。

湖廣岳州也。空得助於江山。唐書曰。張說既謫岳州。而詩亦悽惋。人謂得江山助云。

吳興餞章。遂感賜於藥石。左傳。臧孫曰。季孫之愛我。疾解。貂換酒。疾也。孟孫之惡我。藥石也。

漢官儀曰。金貂。金取堅剛。百陶不耗。貂內勁悍。而外溫潤也。

忽驚蜀道之難。唐書曰。李太白到京師。賀知章聞其名。見之。白出蜀道難示之。知章曰。公非人間人。豈太白星精耶。於是解金貂換酒。醉而歸。蜀道難云。蜀道之難。難於上青天。但見隄

鳥號古木。雄飛雌從。遶林間。歸燕賦詩。深歎危巢之落。

雲溪友義曰。唐章孝標下第。爲歸燕詩。獻庾承宣云。舊巢危巢。泥已落。今年故向杜前歸。連天大廈無棲處。更傍誰家門戶飛。庾得詩。恨遺才。後典禮闈。章遂擢第。

小杜寫懷於家邁。唐書曰。杜牧於詩。情致豪邁。號爲小杜。以別杜甫。

短李舒興於清雄。唐史曰。李紳爲人短小。精悍。於詩最有名。時號短李。擊鉢成篇。益彰文琰之敏。

南史曰。蕭文琰。丘令措。江扶。並以文稱。竟陵王夜集賦詩。約四韻。刻獨一十文。琰曰。何難之有。乃與江扶共擊鉢之韻。響絕而詩成。

投囊藏句。堪羨長吉之才。唐書曰。李賀字長吉。每旦日出騎。款段馬從小溪。奴背古錦囊。遇有所得。

即投囊中及暮歸長吉從婢取見上御奪袍榮寵於宋生實註緩轡閑吟於崔湜珊瑚鉤詩話曰崔湜常緩轡吟詩時張說爲工部侍郎望之嘆曰此句可効此位可得其年不可及

也餘見上參南史曰謝靈運西堂思詩不就忽夢惠連即得池塘生春草之句大以爲工東阿應聲乃宣煮豆之語世說曰文帝令東阿王七步中

知政事註西堂入夢遂成生草之言鳳池不到通典曰中書省地在樞近多承寵任是以人固其位謂之鳳凰池王元之托物而自吟青瑣集曰王元之嘗作龜

鶴詩云埋瘞肯同鸚鵡家飛鳴不到鳳凰池其文學才皮日休踢毬以起詠唐詩話曰皮日休

孟浩然隱於鹿門山歸氏子有詩嘲之曰人片尖皮砌作黃巢入長安時與

句嗟嘆無字不善率曰鹿門幽潛習鑿齒襄陽記曰鹿門山在府城東南

箴

孫抃祥瑞之箴著符於魚舟之躍孫抃瑞箴曰白魚躍舟鸞鷲鳴岐周人聚喜商人聚慈尚書中侯曰德裕罷獸之誠聞

儉於雉裘之焚李德裕罷獸箴曰漢文罷獸詔還驂駟厥後令王亦罷恭已王叔明四勿之微旨穆正叔四勿箴曰操之有要

雉裘既焚筒布則毀道德爲厲慈儉爲美雉裘見下裘註

聽非法不道，飲哉訓辭，習與性成，聖賢同歸。

昌黎發五事之弘綱。

韓昌黎五箴游箴云：余少之時，晝夜孜孜，余今之時，既飽而嬉，言箴云：不知言之人，烏可與言，知言之人默然，而其意已傳，行箴云：行也無邪，言也無煩，死而不死，汝憐

而何好惡箴云：前之所好，今見其尤，前之所惡，今見其戚，知名箴云：內不足者，急於人知，需焉有餘，厥聞四箴。

敬齋自修，嚴如瓶如城之義。

朱元晦敬齋箴曰：守口如瓶，防意如城，墨卿司戒，敢告靈臺。

諫職垂

訓撰防口防川之詞。

楊雄諫議大夫箴曰：防人之口，譬諸防川，諫臣司議，敢告執事。

女史誠於張華，想樊姬之不食。

張華女史箴曰：樊姬成莊，不食鮮禽，衛女嬌柏，耳息和音，烈女傳曰：楚莊

王好獵，樊姬數諫不止，乃不食禽獸之肉，王感之而勤政事。

太寶獻於蘊古，傷魏帝於牽裾。

張蘊古太寶箴曰：聞之夏后，據饋頓起，亦有魏帝，牽裾不正，魏志曰：魏文帝欲徙冀州于萬□，辛毗諫，帝不答而起，毗隨而引

其裾，崔瑗之箴北軍，聞操兵之至論。

崔瑗北軍中侯箴曰：操兵左右，百夫衝實，忽情懈怠，禍慢及君。

亭伯之戒大理，傳及身之徽言。

崔駰大理箴曰：紂作炮烙，周人滅殷，夏用

淫刑，湯誓其軍，衛鞅酷烈，卒殞于秦，不疑加害，禍不及身。

銘

馮衍席前存心於實德。

馮衍席前右銘曰：修爾容貌，飾爾衣服，文之以辭實，之以德。

崔瑗坐右篤志於守愚。

崔瑗坐右銘曰：世譽不足，慕惟仁，為紀綱，無使名過實，守愚所誠。

子昂書

處滿居高之詞。

陳子昂座右銘曰：處滿常憚溢，居高本傾虛，言行既無欺，存歿自揚名。

卞蘭誦守玄執素之議。

卞蘭座右銘曰：守玄執素，無亂大倫，常若臨深，終始惟能。

感懷陋室，深歎

山高水深之虛名。劉禹錫陋室銘曰：山不在高，有仙則名。水不在深，有龍則靈。斯是陋室，惟吾德馨。登眺黃樓，不揚地平天敘之偉績。陳無已黃銘樓曰：天敘地

作黃劍閣之句，識張載之雄才。張載劍閣銘曰：南通邛笮，北達哀斜，狹過彭碣，高踰嵩華。石闕之文，徵陸倕之華藻。陸倕石闕銘曰：周營洛浹，漢啓岐梁，爰有象闕，是惟舊章。

袞因枕以自警，乃察安危之端。羅衮枕銘曰：或枕或歛，有安有危，勿邪其思。紫巖假杖以修身，卽悟用舍之理。張端義貴耳集曰：紫巖張公，躡居二水，憂國耿耿，一

日慨然作筇杖銘曰：用則行，舍則藏。惟我與爾，危不持，顛不扶，將焉用彼。鍾繇受五釜，宜效百僚之師。見上丞相註。子瞻稱三槐，遐想滿庭之爵爵。聞見錄曰：王晉

公祐子文正公旦，祐素知其必貴，手植三槐于庭曰：吾子孫必有爲三公者。已而果然。蘇子瞻三槐堂銘曰：魏公之業，與槐俱萌，歸視其家，槐陰滿庭。王城之東，晉公所廬，爵爵三槐，惟德之符。李至座

短不可護，護則終短，長不可矜，矜則不長，尤人不如尤己，好圓不如好方。思叔謹見善見惡之微。張思叔座右銘曰：見善如己出，見惡如己病，書此當座隅，朝夕視爲警。新漏刻之銘，欲均氣於

衡石。陸倕新漏刻銘曰：一暑一寒，有明有晦，乃置挈壺，是惟熙載，氣均衡石，略正權槩。石燕山之語，從誇封於神丘。班固封燕然山銘曰：鑠王師兮征荒裔，勒凶虜兮截海外，曼其邈兮亘地界，封神丘兮建隆嶂，慕

顏子之仁，遂銳志於正己。呂與叔克己銘曰：凡厥有生，均氣同體，胡爲不仁，我則有己，一日至之，莫非吾事，顏何人哉，希之則是。入后稷之廟，難緘口於戒言。家語曰：孔子

之廟，有金人參緘其口，而銘其背曰：古之慎言人也，戒之哉，戒之哉，無多言，多言多敗。左傳曰：正考父佐戴武宣，三命茲益共，故鼎銘云：一命而僂，再命而區，三命而俯，循牆而走，其共也

退讓謙恭，正考父符再命之說。

如憂勤惕勵李敦立思三字之書。

朱子語錄曰嘗見李敦立書三字於座前曰磨兜堅不曉所謂後問之乃是古人銘如三城口之類荆州記曰鼓角纒之國城門有石人焉刊其腹云磨兜堅慎勿言豈文公未知此乎

頌

大唐中興元禎形高山昇日之祝。

元禎大唐中興頌曰天將昌唐緊睨我皇地闢天開燭除兇災。澤流子孫盛德之興山高日昇萬福是膺毛詩曰如日初升。

慶曆聖德石介著脫

距拔茅之言。

石介慶曆聖德頌曰衆賢之進如茅斯拔大奸之去如距斯脫。

鮑昭紀異於河清。

鮑昭河清頌曰澄波岱嶽鏡流怒山泉室疑灑水府清涓。

劉晏稱能於國瑞。唐書曰劉晏八歲獻

頌行在帝奇其幼命宰相張說試之說曰國瑞也。

二豪侍側鄙伯倫耽酒之淫詞。

劉伶酒德頌曰有大人先生兀然而醉侃然而醒俯視萬物擾擾焉如江漢之載萍二豪侍側焉如蝶蠶之與螟蛉註云二豪謂公子處

士五曜映霄想史岑出師之佳句。

史岑出師頌曰王曜宵暎素靈夜嘆王運來授曰寶增煥。

楊雄褒功夫充國。

楊雄趙充國圖畫頌曰昔周之宣百方有虎詩人歌功乃列於雅在漢中興光

國作武赴赴桓桓亦紹厥緒。

用昭金城之謀。

見下克敵註。

昌黎稱德於伯夷。

韓愈伯夷頌曰若伯夷者特立獨行窮天地亘萬世而不顧者也雖然微二子亂臣賊子接跡於後世矣。

爰顯薇山

之節。

見下歌註。

飛狐白馬。

漢書酈生日距飛狐之口守白馬之津則天下知所歸矣輿地要覽曰飛狐口在媯州懷戎縣戴延之西征記曰白馬津在黎陽縣東。

陸機之嘆美功臣。

陸機漢高祖功臣頌曰龍興泗濱虎

嘯豐谷東規白馬北距飛狐。

嘯虎與龍。易經曰雲從龍風從虎。

王褒之贊揚聖主。

王褒聖主得賢臣頌曰虎嘯而風列龍興而致雲蟋蟀俟秋陰蟋蟀由以陰故聖主必待賢臣而弘功業俊士亦俟明主以顯其德也。

思鄉校於鄭國。陳旁達四海之辭。韓愈子產不毀鄉校頌曰：善也吾行，不善吾避，鄉校不毀，鄭國以理，誠率是道，相天下君，交暢旁達，施及無良，放乎四海。迎輦駕於太清，獻歡聲

八絃之語。事文類聚曰：李獻臣年十二，真宗祀太清宮，迎駕進頌，有歡聲遍於八絃。之句。淮南子曰：九州之外，有八挺，八挺之外，有八絃，八絃之外，有八極。登金鑾之殿，文藻遂動於調羹。李翰林集序曰：

李白天寶中下詔徵就金馬□□寶壯賜食御手調羹以飯之餘見上翰林學士註時翠薇之宮，才華誠竭於詔爵。唐□□□□為中書舍人，帝幸翠薇宮，仁師獻清暑賦以諷。

贊

蘇子瞻褒北海之嘉風，遂動如龍之視。蘇子瞻孔北海贊曰：晉有羯奴，盜賊之歸，欺孤如操。又羯所取文舉在天，雖亡不死，視公如龍，視操如鬼。夏侯湛瞻東方之遺像。

因辨蛻蟬之談。夏侯湛東方朔贊曰：先生呼吸冲和，吐故納新。蟬蛻龍變，棄俗登仙。蟬蛻言解形體而仙去也。弘農繪莊周之垂綸，稽含援筆於托意。晉書曰：稽含為郎中時，弘農王粹以

貴公子尚主，館宇甚盛，圖莊周垂綸之象，命含為贊，含援筆為文曰：畫真人於刻桷之室，載退士於進趣之堂，可謂託非其所，可用而不可贊也。唐太宗時，凌烟閣畫圖，勳臣二十二人，呂溫藻翰精好，一時推溫作

贊。河間王孝恭，房玄齡，杜如晦，魏徵，長孫無忌，唐儉，劉政會，李靖，李勣，劉弘基，長孫順德，虞世南，尉遲敬德，蕭瑀，張公謹，屈突通，高士廉，殷開山，秦叔寶，程知節，段志玄，許紹。見上博學註 蔣父應召於誦詞，朱元晦之贊

伯恭，心涵千古之祕。朱元晦呂伯恭贊曰：以一身而備四氣之和，以一心而涵千古之祕，推其有足以尊主而庇民，出其餘足以絕俗而垂世。陳同父之題辛子，眼照一世之豪。陳同父辛

穆軒贊曰：眼光有稜，足以照映一世。于崖于濱，難自述於廷秀。楊廷秀自贊曰：汝翎弗長，汝趾弗強，毋駛汝頑，毋競汝驢。于崖于濱，其鋸其茫，噫其光成，誰汝傷。為將為相。

羨辨詰於裴公。裴度自贊曰：爾才不長，爾貌不揚，胡為將，胡為相，一片靈龜，丹青莫狀。柳子厚識伊尹五就之心。柳子厚伊尹五就榮贊曰：聖有伊尹，思德於民，往歸湯之仁，曰：仁則仁矣，非久不親，退思

其速之道，宜夏是因，就焉不可，復反毫股，猶不忍其遲，亟往以觀，庶狂作聖。張敬夫明武侯三顧之志。張敬夫諸葛武侯贊曰：方

一日勝殘，至千萬禩，而卒無其端，五往不踐，其心乃安，遂升自陬，黜榮尊湯。起時哉，屈伸天綱，既得萬日，乃隨我奉天討，不震不棟。張敬夫諸葛武侯贊曰：方

春秋傳

傳信傳疑。春秋谷梁傳曰：信以傳信，疑以傳疑。禱杙聘辭於華藻。楚史檣杙載楚莊王問孫叔敖為國，至叔敖死，封其子寢丘共二十七條。紀言紀動。禮記曰：天子言則左史書之，動則右史書之。蘇克

載筆於簡篇。自周祚之式微。見下致王綱於廢弛。謂周衰綱紀盡廢也。德衰歎鳳，尼父望斷於東周。列仙通鑑曰：陸通者，楚狂接輿也，好

避名山，嘗遇孔子而歌曰：鳳兮鳳兮，何德之衰！往者不可諫，來者猶可追。東周見魯論。治啟獲麟，素王篇終於西狩。山東通志曰：孔子未生時，有麒麟吐玉書於闕里，其文曰：水精之子，繼衰周而為素王。後西狩獲麟，孔子

乃修春秋耳。會潛之攘夷至密。春秋曰：會戎于潛，胡傳云：戎狄舉號外之也，非我族類，其心必異，奚會同之有，書會戎，譏之也。會扈之討賊甚嚴。春秋胡傳云：盟于扈者，齊人弑君，不能致討，受賂而還，奚以賢於狄

六羽因初而取褒。左傳曰：考仲子之宮將萬焉。公問羽數於衆。仲對曰：天子用八，諸侯用六，大夫四，士二。夫辨所以節八音而行八風，故自八以下公從之。於是初獻六羽，始用六佾也。三望書猶以垂誠。春秋

公羊傳曰：三望者，祭泰山、河海、耳。猶者，可以已也。何以書？譏不郊而望祭也。
知我罪我。孔子曰：知我者其春秋乎。罪我者其春秋乎。良史豈虛美於董狐。左傳曰：趙穿攻靈公於桃園，宣子未出山而復。太史書曰：趙盾

弑其君。孔子曰：董狐，古之良史也。書法不隱。趙宣子，古之良大夫也。爲法受惡。
以勸以懲。蘇洵春秋論曰：位之所在，聖人以其權爲天下之公，而天下以懲以勸。權臣咸鑒觀於慶虎。左傳曰：陳侯如楚，公子黃愬二慶於

楚。楚人遂殺慶虎、慶寅。君子謂慶氏不義，不可肆也。
說理與楊生之贊。楊子法言曰：或問五經有辨乎？曰：惟五經爲辨。說天者莫辨乎易，說事者莫辨乎書。說禮者莫辨乎禮，說志者莫辨乎詩。說理者莫辨乎春秋。舍斯辨亦小矣。斷事

動孟堅之詞。班孟堅藝文志曰：樂以和神，仁之表也。詩以正言，義之用也。禮以明體，明者著見，故無訓也。書以廣聽，知之術也。春秋以斷事，信之符也。五者蓋五常之道，相須而備，而易爲之原。呂氏竊名以著書。見上

虞卿妄擬於成籍。虞氏春秋，乃虞卿所著。凡八篇。皆揣摩政謀，譏刺國家得失。陸賈所著，徒紀楚漢之言。漢書曰：陸賈楚人，有口辯，采古成敗著于二篇。每奏一篇，帝稱善，名其書曰新語，中多載

楚漢。趙子刪煩，莫辨吳越之事。徐天祐吳越春秋序曰：楊方撰吳越春秋，削繁，皇甫遵撰吳越春秋傳。此二書今人罕見。獨趙曄書行於世。豈曄刪削二家而成己書耶？覽觀十六國，崔鴻之

著作未精。魏志曰：崔鴻考覈衆家所著漢趙記，上黨國記，趙書業都記，燕記，燕後書，南燕錄，漢書，華陽國志，涼國春秋，涼記，涼書，秦記，秦史，夏國書，西涼史，西秦史，北燕史，辨其同異，除煩補闕，爲十六國春秋。參定萬餘言，伯饒

之筆削猶淺。東觀漢記曰：張霸字伯饒，以雙條刪嚴氏春秋，猶多繁辭，巧緘爲二十萬言，更名張氏孝。劉允濟空傳魯後之籍。見上著作申叔時難堪教儲之名。見上

宮僚 枋頭不阿。通鑑綱目曰：桓溫與燕人戰于枋頭，不利，焚舟棄輜重，伏自陸道奔還。一統志曰：枋頭在大名府澤縣西南，即淇水口也。 百口懼禍而易筆。晉書曰：孫盛為詭書監，著晉陽春秋，桓溫見之，怒，謂盛子曰：枋

頭誠失利，何至乃如尊君言？若此史遂行，自是關廟門戶事。諸子號泣，請為百口計，盛大怒不許。諸子遂私改之，盛寫兩本，寄慕容儁，尚學武，博求異聞，始於遼東得之，考校多者不同，書遂兩存。

曰：董仲舒少治春秋，下帷講讀三年不窺園。廢商臣之篇，郭瑜曠職於妄對。見上宮僚註。 成左傳之癖，元凱馳志於藝文。晉書曰：杜預字元凱，博學，作春秋左傳集解，嘗

對武帝曰：臣有左傳癖，朝野號曰杜武庫，言無所不有也。季野褒貶忘言，輕倡皮裏之號。晉書曰：豫章太守褚裒，識度清遠，善談老易，擅名江東，桓彝嘗謂裒曰：季野有皮裏春秋，言其外無感否，而內有褒貶也。 郝隆

旁通悟意，誇曬腹中之書。晉書曰：郝隆七夕日，人皆曬衣物，隆仰臥於庭曰：曬吾腹中書耳。

歷代史

吟苦如猿，唐卿刻意於篇什，貌閑似鶴，安簡擅作於清神。見上監修國史註。 覽裳侍玉除，王維和尹子之句，載筆窺

金匱，禹錫送陳公之詩。見上國史院註。 蔣乂歷三世而撰修，傳志猶疎於獨見，彥威同四人以受命，紀述粗就於簡

編，吳均做麟經，徒窮劉生之詰問，敬則修鳳簡，竟動章生之褒嘉。見上監修國史註。 修史見疑於王生，直書激怒於

魏主丁公佳傳。酒毀斛米之求。爾朱虛名。遂揚黃金之與。見上國史院註。漢記成於仲豫。筆削未精。後漢書曰。荀悅守仲豫。漢獻帝時與

孔融侍讀禁中。帝命悅依左氏傳。陳史倚於思廉。褒貶猶拙。劉子玄史通曰。陳史初姚察刪改。粗有條貫。及江東不守。隋文帝索梁陳事跡。察以所成每篇續奏。竟未絕筆。至唐其子思廉撰成之。凡

三十卷。齊志齊書。江蕭競藻縵之巧。館閣書目曰。梁蕭子顯撰齊書六十卷。初江淹爲齊志。沈約又爲齊紀。子顯自表於梁武帝。別爲此書。曾南豐南齊書目錄序云。子顯之於斯文。喜自馳騁。其更改破析。刻雕藻績之變。尤多

而其文。宋史宋略。沈裴誇靡麗之章。楊松玠談藪曰。沈約修宋史。書裴子野父祖。殊無令譽。子野撰宋略。書沈約家世。備有醜聲。約見之。乃削宋史。子野見之。亦削宋略。彭乘號老儒。帝紀

尙遺於參訂。唐詢稱良史。列傳乃略於辭華。是上編修註。政要悉陳。竟成吳兢之筆。唐書曰。著作郎吳兢。撰則天實錄。言宋景澈張說使譴魏元忠事。說修史

見之。陰祈就改數字。兢曰。若徇公請。則此史不爲直筆。何以取信於後。唐書彙輯。空誦柳芳之勤。唐書曰。柳芳取編年法。爲唐曆四十卷。頗有異聞。不立褒貶義列。後崔龜從續之。謂續唐曆。孟堅纂書。徒

遺曹大家之補闕。後漢書曰。班固字孟堅。著西漢書。未就。坐竇憲死獄。中。班昭彪女也。適曹世叔。號曹大家。詔昭踵而成之。劉昭撰志。祇續范蔚宗之麗詞。宋書曰。范曄字蔚宗。著後漢書集諸

家作列傳。凡百篇。一志未成。曄坐誅。至梁劉昭補成之。

樂

高陽有飛龍之樂。始會八風。

呂氏春秋曰：帝顓頊令飛龍作效八風之音。命之曰承雲樂。

帝舜作儀鳳之音。初調九奏。

尚書曰：簫韶九成。鳳凰來儀。風俗通曰：舜作簫。其形參差。

以象鳳翼。二聯出。

葛天起八闋之號。

呂氏春秋曰：葛天氏八闋。三人捲牛尾投足而歌之。一載民。二元鳥。三蓬草木。四奢。五曼。五飲。天常。六達天功。七依地德。八總八物之極。

帝嚳傳六英之名。樂

動

擊儀曰：帝嚳樂曰六英。

蕤賓諧於荷池。足徵廉郊之精藝。

段安節琵琶錄曰：唐樂工廉郊。嘗池上彈琵琶作蕤賓調。聞菱荷間有物躍出。乃是方響一片。按之是蕤賓鐵也。指發清妙。律呂相應。物類相感。

無

射鑄於楓陛。

文選註曰：漢殿前多植楓。故曰楓陛。

徒起州鳩之諷詞。

左傳曰：天王將鑄無射。冷州鳩曰：夫樂天子之職也。鑿則不成。權則不容。心是以感。感實生疾。今鍾權矣。王心弗堪。其能久乎。

旋相為宮。

備載六樂之譜。

禮運篇曰：五聲六律。十二管旋相為宮。

審音制器斟酌四通之興。

梁書曰：武帝素善鍾樂。欲釐正雅樂。乃自製四器。名之為通。每通施三絃。橫上絃用二十七絲。

聲音節奏

於柯亭。

伏稱長笛賦曰：蔡邕宿於柯亭之館。以竹為椽。仰而眄之。曰：良竹也。取以為笛。其聲獨奇。

呂律唱和於嶰谷。

漢書曰：黃帝使伶倫取竹生於嶰谷。其竅厚薄均者。斷兩節為黃鍾之管。因制十二筒吹以准鳳鳴。而定律呂之音。

啞鐘鳴斷竹。始識人謀之能。

唐書曰：初隋樂用黃鍾一宮。惟擊七鍾。其五鐘鼓而不擊。謂之啞鐘。協律耶。張文收乃依古斷竹為十二律。高祖命與祖孝孫吹調。五鐘叩之而應。

羯鼓擊臨軒。自誇

天公之號。

南卓羯鼓錄曰：明皇命取羯鼓。臨軒縱擊。曲名春光好。同顧柳杏皆發。上笑曰：此一事何不喚我作天公乎。大周正樂曰：羯鼓龜茲之樂也。狀如漆桶。下承以牙床。用兩杖擊之。其聲嘒殺。明列。

濮上音寫於師涓。

竟得水涯之遺響。

韓子曰：衛靈公至晉。宿於濮水之上。夜聞有新聲者。召師涓撫瑟寫之。公遂之晉。晉平公鶴之。公命涓援琴鼓之。未終。師曠曰：不如清徵。援琴一奏。有玄鶴二八來集。延頸而鳴。曰：不如清角。一奏。有云從西北方來。再奏。風雨隨。

之裂帷幕。破樓下樂較於刺史。終勝于蔦之興歌。唐書曰：玄宗御五鳳樓醮宴，命刺史縣令帥所部音樂，集於樓下，各較勝負，俎豆隨廊瓦。

蔦帝曰：賢人之言哉。
唐山夫人。楚聲宣房中之奏。通志略曰：房中祠樂，漢高祖唐山夫人所作也。高祖樂楚聲，故房中楚聲也。
協律都尉。樂府肇水間之符。

事物記原曰：漢武置協律都尉，始以李延年為之。又嘗得神馬於溷洼水中，復次為太乙之歌。
陳樂空傳名於通韶。陳書禮樂志：載樂有瑟韶，通韶、潔韶、穆韶之類。
隋音徒竊號於皇夏。羣書考索曰：隋帝入

出，奏皇夏，羣臣入出，奏肆夏，舉酒上壽，奏需夏，迎送鬼神，奏韶夏，薦獻宗廟，作成夏。
雲韶法曲。馮定得作樂之精。見上太常少卿註。
掘地黃鍾。嗣真誇振鐸之驗。唐書曰：太常缺

黃鍾鑄不成，李嗣真居崇業里，疑土中有之，勿得其所，道逢一車，有鐸聲甚厲，嗣真曰：宮聲也。市以歸，振於空地，若有應者，掘之得鍾，樂遂和。
飛鴻流水。起自羌人。馬融長笛賦曰：近世雙笛從羌起，羌人伐竹未久，已龍吟水中，不見已截

竹吹之，聲相似，狀若飛鴻，又似流水。
折柳落梅。傳於樂府。樂志曰：樂府有折柳落梅花曲。
臨平擊石。異苑曰：吳郡臨平山崩，出一石鼓，打之無聲，問張華曰：可取蜀中桐樹，刻作魚形，扣之則鳴矣。於是如其言，聲聞

數十里。
不列謹動之音。禮記曰：鼓鼗之聲，謹以立動，動以進衆。
南郡銘銅。虞喜志林曰：建武時，南郡男子獻銅鼓，有銘。
奚禪肅雝之妙。毛詩曰：雝雝在宮，肅肅在廟。
風韻清遠。

惟稱於世隆。宋書曰：尚書令柳世隆，善彈琴，世稱柳公雙瓊，為士品第一。嘗自云：馬稍第一，清談第二，彈琴第三，每垂簾鼓琴，風韻雅遠。
神氣冲和。獨推於千里。晉書曰：阮咸字千里，善彈氣冲和，內兄潘岳，每令鼓

琴，終日達夜。
調變六氣。漢律曆志曰：地之中數六，六為律，故陽氣施種於黃泉，陰氣收斂於黃泉。
宣暢五音。樂計圖徵曰：五音克諧，各得其倫。
宮動。樂府雜錄曰：五音，宮商角徵羽也。

脾而商動肺。

漢樂書曰音樂者所以動盪血脈流通精神而和正心也故宮動脾而和正聖商動肺而和正義龍筋風髓曰調茲六氣徵主夏而角主春導彼五音宮動脾而商動肺

詳夫律呂。

唐六典曰黃太僕姑洗莖賓夷則無射謂

之律大呂應鐘南呂林鐘中呂夾鐘謂之呂。

師曠獨知盛衰。

國語曰晉平公說新聲師曠曰公室其將卑乎君之明兆於衰矣夫樂以開山川之風以耀德於廣遠也夫德廣遠而有時節是以遠服而邇不遷

察彼軒懸。周禮曰王

宮懸諸侯軒懸大夫判懸士特懸。

延陵預識與廢。

左傳曰吳公子札自衛如晉將宿于戚聞鐘聲焉曰異哉吾聞之也肆而不德必加於戡遂去之龍筋風髓曰詳其律呂師曠知其盛衰察彼軒懸延陵識其與廢

歌

擊壤堯民力作於出日。

皇甫謐逸士傳曰堯時有老人擊壤而歌曰日出而作日入而息擊壤而飲耕田而食帝力何有於我哉風土記曰壤以木作其形如履節

鼓琴虞世解慍於薰風。見上

御製八閩詠於葛天。見上

三德象於漢武。

漢書曰班固靈芝歌曰因露寢兮產靈芝象三德兮瑞應圖

橫汾壯麗欣見素波之揚。漢書曰武帝幸河東祠后土顧視帝

京欣然中流歌曰汎樓船兮濟汾河橫中流兮揚素波。

過沛遲留喜值大風之起。見上

采薇貞志甘爲西山餓夫。

史記曰武王克殷伯夷叔齊恥之不食周粟隱首陽而作歌曰登彼

西山言采其薇矣神農虞夏忽焉沒兮我適安居矣。

漸麥興嗟羞作周家臣子。

學齋估傳曰史記云箕子朝周過故殷墟感宮室毀壞生禾黍乃作麥秀之歌曰麥秀漸兮禾黍油油彼狡童兮不與我好兮尚書大傳所載則曰薇子

其歌上三句與史同惟末句否我好仇差一字且稱父母之國尤爲自理。

買臣負薪而守己。

漢書曰朱買臣家貧好學常刈薪樵賣以給食東薪行且誦書

越婦采葛以懷王。

吳越春秋曰采葛越之婦人傷越王

用心乃作者何之歌曰。曹瞞不
苦味若飴。今我采葛以作絲。

曾參孝親。高詠於被杖。

說苑曰。曾參耘瓜而悞斬其根。曾皆怒。援大杖擊之。曾子扑地。有頃乃
蘇。厥然而起。進曰。曩者參得罪於大人。大人得無疾乎。退鼓琴而歌。祭

遵爲將。永言於投壺。

謝承後漢書曰。祭遵爲將。取士皆
用儒術。對酒設樂。必雅歌投壺。

劬勞噫於梁鴻。

三輔決錄曰。梁鴻東出關。過京師。作五噫之歌曰。陟彼
北邙兮。噫。顧瞻帝京兮。噫。宮闕崔嵬兮。噫。民之劬勞兮。

噫。遂久未
央兮噫。

陽春和於楚國。

襄陽耆書傳曰。宋玉識音而善文。襄王謂曰。子盍從楚俗。使人貴子之德乎。對曰。昔有善歌者。始而下里
巴人。國中唱而和者數萬人。中而陽阿薳露。唱而和者數百人。既而陽春白雪。唱而和者不過數人。蓋其

曲彌高。其
和彌寡。

馮諼彈鋏。欣遭代舍之遷。寧戚高歌。遂獲後車之載。

見上篇
賢註

林類優游於拾穗。列子曰。林類年且百歲。
拾遺種於故畦。並歌而

角里療饑於採芝。

漢書曰。東園公綺里季夏黃公角里先生。鬚眉皓白。故曰四皓。崔鴻曰。四皓爲秦博士。見焚書坑儒。退隱商山。
乃作歌曰。昊天嗟嗟。深谷遙遙。燁燁紫芝。可以療饑。唐虞往矣。吾當安歸。皇甫謐高士傳云。逃入藍田山而歌。

宋云。馴馬高蓋。其憂甚大。富貴之留人。不如貧賤之肆志。唐語林曰。角
音祿。今多以覺呼者非也。孔氏祕記。荀氏漢記。慮將來之誤。直書祿里。

峽裏鳴猿。憶巴東而下淚。

袁山松宜都山川記曰。峽中猿
鳴深山。其響冷冷不絕。行者歌

之曰。巴東三峽猿鳴
悲。猿鳴三聲淚沾衣。

隴頭流水。望秦川以斷肝。

辛氏三秦記曰。隴右四關。其阪九道。上有清水。曰注流。
下俗歌曰。隴頭流水。鳴聲幽噫。遙望秦川。心肝斷絕。

堂上好音。觀搏髀

撫絃之怨。

風俗通曰。百里奚爲秦相。堂上作樂。所貫浣婦。自言知音。呼之搏髀。授琴撫絃而歌。
曰。百里奚初娶我兮。五羊皮。臨當別兮。杰乳鷄。今適富貴忘我爲。問之乃其妻也。

擅中奏雅。驚繞梁動葉之奇。

洞冥記曰。漢武帝使董調乘浪霞之輦。以升瓊。侯王母。王
母至。與帝宴。歌春歸之樂。歌聲繞梁。三市草樹枝葉皆動。

泛滄浪之水以濯纓。

屈原漁父辭曰。滄浪之水清兮。可以
濯我纓。滄浪之水濁兮。可以濯我足。

望邯鄲之

路而倚瑟。

漢書曰張釋之從行至霸陵。是時慎夫人從。上指視慎夫人新豐道曰。此走邯鄲道也。使慎夫人鼓瑟。上自倚瑟而歌。邯鄲今磁州肥鄉二縣是也。

北林明月。含清韻之虛徐。

世說曰王曇孫年十四五。

能歌。諸妓向謝公稱歎。謝後出東府土山上作技。王往土山下庾家墓林中作一曲歌。便去。妓白謝公曰。此王郎歌也。

懸瓠竹堂。賞詠言之清麗。

後漢書曰高祖征河北。饗待臣於懸瓠大竹堂。樂作酒酣。高祖歌曰。日月光大兮無

不噏。江左一隅兮獨未照。

荆軻渡易水。悵想於寒風。

燕丹子曰。荆軻入秦。太子與知謀者皆素衣冠。送於易水之上。荆軻歌曰。風蕭蕭兮易水寒。壯士一去兮不復還。水經曰。易水出涿郡固安縣。圍鄉西山。

細君入穹

廬思歸於黃鵠。

漢書曰。漢以江都王女細君妻烏孫。悲愁歌曰。穹廬為室兮。毳為墻。肉為食兮。酪為漿。常悲思兮。心內傷。愿為黃鵠兮。歸故鄉。

彈劍解匡兵之衆。

家語曰。孔子厄於匡。謂子路曰。歌子和汝。子路彈劍而歌。

孔子和之。曲終。匡人解甲而罷。

拔山慨楚人之多。

史記曰。項羽軍壁垓下。兵少食盡。軍四面皆楚歌。大驚曰。漢已得楚乎。何楚人之多也。乃悲歌慷慨曰。力拔山兮氣蓋世。時不利兮驢不逝。驢不逝兮可奈何。虞兮虞兮奈若何。

舞

東夷荷茅。

五經通義曰。東夷之樂。持茅而舞。助時養也。

西楚拔劍。

史記曰。沛公在鴻門。范增令項莊劍舞。因擊沛公。莊入曰。軍中無以為樂。請以劍舞。拔劍起舞。項伯亦起舞。以身蔽沛公。

纓綉乍拂於風起。

拾遺記曰。廣延國獻善舞者於燕昭王。王登崇霞之臺。在側時香風吹起。二人隨風宛轉。殆不自支。王以纓綉屢拂之。纓冠索也。纓冠飾也。

掘柘初起於蓮開。

陳游樂苑曰。羽調有柘枝曲。商調有掘柘枝。此舞因曲為名。用二女童。帽施金鈴。并

轉有聲。其來也。於二蓮花中藏之花。拆而後見。對舞相呈。實舞中雅妙者也。

怯轉懷慚。陶謙與勝人之歎。

魏志曰。陶謙為舒令。郡守張磐引入燕飲。磐舞屬謙。謙不為起。強之乃舞。舞又不轉。曰。不當轉耶。曰。轉則勝人。舞

袖小舉長沙膺益地之封。見上藩王註。

晉侯饗宴驚旌夏之忽來。

左傳曰宋公享晉侯舞題以旌夏晉侯懼退入于房去旌卒享。

季札觀樂羨象箒之

爲美。左傳曰吳季札至魯觀樂見舞象箒南籥者曰美哉箒竿也。

宮殿

茅茨不剪唐帝定三尺而建堂。

墨子曰堯堂高三尺上階三尺茅茨不剪采椽不斷。

葦荼自甘。

毛詩曰周原膴膴葦荼如飴。

太王率百口以築室。

毛詩曰古公亶父至於岐

下曰止日時。

阿房之宮既毀牧之興金瑰珠礫之詞。

杜牧之阿房宮賦曰蜀山兀阿房出覆壓三百餘里鼎鑄玉石金瑰珠礫棄擲邇秦人視之亦不甚惜。

靈光之殿猶

存延壽撰玉鐙璧英之句。

王延壽靈光殿賦曰瞻彼靈光之爲狀也駢密石與瓊并齊玉璫與璧英永安寧以祉福長與大漢而久存。

仲雅豪士慨望牡丹於朱簾。

徐仲雅宮詞曰

內人曉起怯春寒輕揭朱簾看牡丹一把柳絲攸不得程風拾在釣關干。

王建雋才遙想芙蓉於水閣。

王建宮詞曰風簾水閣壓芙蓉四面鈎闌在水中。

百堵與周室。

毛詩曰築室百堵西南其戶周宣王

也。考室爰啟熊熊之占。毛詩曰吉夢維何維熊維熊。

雙瓦墜魏庭忽成鴛鴦之夢。

魏志曰文帝謂周宣曰朕夢殿上雙瓦落地化爲鴛鴦何也宣曰後宮當有暴死者言未畢黃門令奏宮人相

殺。陳后三閣竟啟燬於義師。陳書曰後主起臨春結綺望春三閣臨春後主自居結綺張麗華居之望春龔孔二妃居之梁周翰五鳳樓賦曰陳后三閣義師尋至。

楚王一臺徒勞役於黎

庶。國語曰。楚靈王爲章華之臺。與伍舉登焉。王曰。臺美矣夫。對曰。人罷財盡數年而成。諸侯莫至。若君謂此美。楚其殆矣。

衡公慮遠。楚室得揆日之成。毛詩注疏曰。衡文公徙居楚丘。始營宮室。詩云。定之方中。作于楚宮。

揆之以日。周穆謀深。清都壯鈞天之制。列子曰。周穆王時。西胡國有化人來。王執化人之袂。騰而上天。暨化人之宮。構以金銀。絡以珠玉。出雲雨之上。實爲清都紫微也。周翰賦成於五

鳳。舊圖誇紫垣之稽。周翰五鳳樓賦曰。惟聖皇之受命。應期運。而握符陋宸極之非制。稽紫垣之舊圖。許渾詩詠於六龍。易曰。時乘六龍以御天。華清歎珠簾之捲。許渾

宮詩曰。風隨玉聲笙歌迴。雲捲珠簾劍佩。長楊備遊。幸於修飾。仁輔黃圖曰。長楊宮。本秦舊宮。漢高雙鳳北歸山寂寂。六龍西去水滔滔。修飾之以備行幸。有垂楊因名。甘泉立奏。時於齋居。漢武本紀

曰。武帝立泰時于甘泉。以柏梁災。爰就甘泉時基止封土。積高之所以祭天地者。潘岳關中記曰。甘泉卽桂宮也。商隱惆悵隋宮。深歎烟霞之鎖。李商隱隋宮詩曰。紫宸宮殿鎖烟霞。欲取蕪城作帝家。箕子

狝狗般室。迺成禾黍之歌。見上。歌註。花柳滿唐庭。粧瑞色於殿陛。朱語。唐殿庭間種花柳。故有花覆千官淑景移之句。龜魚盈漢沼。誇麗景

於建章。漢郊祀志曰。武帝作建章宮。大液池。中有蓬萊方丈瀛洲象海中神仙龜魚之狀。丹地明光。漢梅福傳注曰。丹地。以丹淹泥塗殿上地。鴛鴦睹旌旗之動。杜詩注曰。漢鳩鵲觀。在甘泉宮。旌旗之動。卽旌旗日

暖。龍蛇動。青瑣深靜。林越漢簡曰。青瑣。以青畫戶邊。鑲中天子制也。麒麟驚冕旒之垂。三輔黃圖曰。未央宮有麒麟殿。通典曰。黃帝作冕垂旒。大都與旌旗動同意。七轉起平階。唐家創

龍尾之道。方勻泊宅編曰。唐舍元殿前龍尾道。自平階。地凡詩曲七轉。由丹鳳門北望。宛如龍尾下垂於地焉。兩垣欄檻。悉以青石爲之。故謂之龍尾道。九成營巍闕。杜老吟牛斗之言。杜甫九成宮詩曰。層

宮懸風道，茂業土盡口，其陽產靈芝，其陰宿牛斗。

漢巫占粵俗之災，飛閣遂誇於杜麗。

漢武本紀曰：武帝時，初柏梁殿災，粵巫占曰：粵俗有火災，當起大屋以厭之，帝於是度爲千門萬戶，在未央宮西，跨城池，作飛

齊書曰：上後宮火，時壓倖之徒，皆號爲鬼，有趙鬼者，能讀西京賦，言於

趙鬼讀西京之賦，高殿卽定於經營。

齊書曰：上後宮火，時壓倖之徒，皆號爲鬼，有趙鬼者，能讀西京賦，言於上曰：柏梁既災，建章是營，上乃大起芳樂玉壽等諸殿，張衡有西京賦。

第宅

彭陽報功，乃創紀勳之觀，泗水旌績，爰崇嘉德之樓。

五代史朱梁傳曰：柳彥英梁王勳業冠世，宜創閣以旌德業，詔曰：華魏賞彭陽之功，別創紀勳之觀，齊旌泗水之績，乃崇嘉德之樓。

清百孫，羨明皇之廣愛。

通鑑綱目曰：唐明皇附苑城爲十王宅，以居皇子，及諸孫浸多，又置百孫院。

長安六子，顯世祖之推恩。

康莊之衢。

爾雅曰：二達曰道，路。

四達曰衢，五達曰康，六達曰莊，康樂莊盛也。

榮寵獨隆於賢士。

鄒爽傳曰：自淳于髡以下，齊宣王皆命爲列大夫，爲開穿康莊之衢，高門大屋尊寵之。

甲乙之第，殊恩特渥於列侯。

漢書曰：高

祖詔列侯食邑者，皆賜大第，室註云：有甲乙次第，故曰第。

狎鷗佳名，堂表玄機之號。

列子曰：海上之人，好鷗者，每旦海上從鷗，鷗鳥至者百數，其父曰：吾聞鷗鳥皆從汝好取來，吾玩之，明日之海上，鷗鳥舞而不下，賦陽水叔題

韓魏公狎鷗亭，豈止忘機，鷗鳥信陶鈞，萬物本無心。

紫鸞奇夢，宅傳文瑞之聲。

唐書曰：張鸞爲兒時，夢紫色大鳥，五色成文，止其庭，大父曰：吾聞五色赤文鳳也，紫文鸞也，若壯殆文章瑞朝廷乎，因以名字。

景疎樓

高，想清修於慕古。

興讓臺聳，望懋德於聞風。

西征記曰：許昌城有許由臺，高六尺，廣三十步，由恥聞堯讓而登此山，邑人慕德，故立此臺。

靈芝草

九莖獻瑞。朱柯昭化日之符。

廣東通志曰。蕭泰讀書于學宮。秋產芝一株。高盈尺。朱柯紫暈。九莖連葉。圓徑八寸。明年領鄉薦。韻府羣玉曰。化國之日舒以長。

三秀呈祥。

孫遜表曰。鍊液飛丹。既啓長年之館。

數華有葉。遞呈三秀之祥。

紫筍顯聖德之盛。

蘇軾詠石芝詩曰。忽驚石上堆龍蛇。玉莖紫筍生無數。孝經授神契曰。王者德至於草木。則芝草生。

武成廟宇簡肅終訝

藥蒼鬱

商山高士舒懷於樂採。

見上歌註

曄曄煥卿雲之郁。

史記曰。若烟非烟。若雲非雲。郁郁紛紛。是謂卿雲。江西通志曰。洪武時。泰和縣廳梁上。產靈芝三莖。狀如卿雲。綉縷五色。曄然光潤。

煌煌凝

甘露之精。

稽康詩曰。煌煌靈芝。一年三秀。瑞州祥異志曰。宋曾坦爲守。有靈芝甘露之祥。

產玉表異於券臺。爰彰易生之孝感。

孝子傳曰。宋易延慶。父喪。廬墓。產玉芝十八莖。葩葉扶疎。好事者繪而爲

圖。蘇易簡贊述。褒美。時稱爲純孝先生。茅君內傳曰。玉芝色白如玉。

生庭馳譽於靜卮。乃徵謝氏之興降。

唐語林曰。謝太傅問諸子姪曰。子弟亦何豫人事。而政欲使其佳。玄答曰。譬如芝蘭玉樹。欲使其生於庭階耳。

謝安孫混。兄奕。弟萬。奕子玄。玄子瑗。瑗子靈。連俱貴顯。卮增也。

寶幹錯文犀。

廣東雜事曰。劉綱書館。產靈芝一本。幹錯文犀五采。秋闈登第。文犀乃犀角耳。

不其空羨於書帶。

三齊略記曰。不其城東有鄭玄教授山山下生

草。葉長尺餘。堅膩異。常土人名作康成書帶。

靈葩層瑞綺。

此狀芝葩若瑞綺耳。綺細綾也。

晉陽何取於屏風。

博物志曰。太原晉陽以北。生屏風草。

深谷烟沉。

仙人採芝圖曰。獨瑤芝。赤如丹。素葉如芎根。大

如斗。生深谷之上。

紫金森列。而散彩幽巖。風暖翠羽。含秀以飛香。

瑞州府志曰。宋知縣邵葉。視事三月。靈芝五色。生於便坐室。因蓋瑞芝亭。黃庭堅作記曰。赤者如珊瑚。白者如截肪。黑者如澤

澤菁者如翠羽黃者如紫金。孫綽天台賦曰：五色含秀而晨敷。宮號甘泉，連葉誇薦郊之舉。漢書曰：武帝元封二年，甘泉宮產芝，九莖連葉，乃作芝房之歌，以薦郊廟也。歌云：蔓蔓日茂，芝成靈華。殿開函德。

耀金顯遐齡之禎。漢書曰：宣帝神爵元年，金芝九莖，產于函德殿銅池中。河畔青青之高吟。古樂府詩曰：青青河畔草，離離山上苗。豈擬靈華之爛錦。吉安府祥異志曰：陳奐章產靈

芝三莖，其色絢爛如錦。原上離離之興詠。古詩曰：離離原上草，鬱鬱園中柳。奚比幽質之飄馨。宋書曰：順帝時，臨城縣生芝，歷時質色不變。菌稱於爾雅之篇。爾雅曰：菌，芝也。

靈著於六帖之議。六帖曰：武宗起仙臺，室中生靈芝二株，皆如紅玉。幽祕倏啟於神爵。景燦御池，佳祥茂發於元封。歌傳赤縣。鄆子曰：中國名赤縣。

尸子曰：赤縣乃崑崙之墟，玉紅之草生焉，二聯見上注。

龍涎香

鵝尾騰烟。王瑛冥祥記曰：費崇先，少信佛法，常以鵝尾香爐置膝前。實彰大石之瑞。香譜曰：龍涎香，出大食國，其龍多蟠於洋中大石，臥而吐涎，衆魚聚而嚼之，土人見則沒而取焉，白者百藥，而膩理者亞之，如五靈脂而光澤，能發

衆龍矯鏤巧。刻繪百山香爐詩曰：上鑲秦王子，駕鶴乘紫烟，下刻蟠龍勢，矯首半啣連。用顯洋中之珍。百藥薰濃。見上注。艾納奚擬於奇馥。唐志曰：艾納，出西國，似細艾，乃松樹皮上

綠衣，衣諸香燒之，能聚煙，清白不散。金樓子曰：齊東昏有和香，香氣奇馥，許慎說文曰：香氣曰馥。五靈氣靄。見上注。篤耨豈比於異馨。香譜曰：篤耨，出真臘國，乃樹脂也，樹如松杉，而香藏於皮，樹老而自然流溢，說文曰：香遠

聞曰 九色駕御輿。尙書帝驗期曰。漢武帝如長生之道。登嵩岳。築尋真之臺。王母于七月七日乘紫雲之輦。駕九色斑龍。下車東向而坐。命侍女取桃。以玉盤盛與帝。漢武內傳載同。 嘯氣擁博山之霧。 西京雜記曰。長

安巧手丁謏。作九層博山香爐。雲之輦。駕九色斑龍。下車東向而坐。命侍女取桃。以玉盤盛與帝。漢武內傳載同。 嘯氣擁博山之霧。 西京雜記曰。長

鑪以奇禽怪獸。皆自然能動。 五采負圖璽。 見上。 神吸勝蓋水之醴。 萬花谷曰。周顯德間。昆明國獻蓋水。云得自西域。以洒衣。衣散而香不滅。說文曰。香氣曰醴。 白膩露

於玉虬。清入宣政。 百川學海曰。香獸以塗金爲狻猊麟之狀。空中燃香。使煙自口出。以爲玩好。白膩。香名。 黑脂燃於寶鴨。 顏

庵詩曰。紅添寶鴨心中大。清。 長安志曰。宣政門內有宣政殿。避暑漫抄曰。宣政宮中用龍涎屑和蠟爲燭。豔明而香溢。 噴金猊口內烟。黑脂香名。 春溢披香。 漢宮閣名曰。長。 三疊誇香塵之紛結。 齊語曰。莊公束縛仲弘。以予齊使。受而退。 比至三疊三香之註曰。以香塗身曰疊。 四環

繞苾露之飄揚。 呂大臨考古圖曰。博山爐。象海中博山下盤。 南海氛沉。 竟傳。 異記曰。南海。 獲樹雲捲。 獲。采色。 貯湯使潤氣。蒸香象口之四環。苾露香草也。 郡有採香戶。 獲樹雲捲。 獲。采色。 之名。蓋

上有木。 漸觀宋景之臺。 洪芻香譜曰。宋景公燒異香於臺上。有野人。 龜茲城高。 唐書曰。龜茲。 訝聞搖岸以噴雨。 晉書曰。呂光。 謂之樹。 按草負笈。扣門而進。是爲子常。世司天部。 即漢西域也。 伐龜茲。其城

南營外。夜有一黑物。如斷岸搖動。有頭角。目光如電。 宮亭湖涌。 荊州記曰。宮亭。 忽窺負舩而啣珠。 劉澄之豫章記曰。吳猛坐郭璞。 及明失之。其處鱗甲之跡隱地。光嘆曰。此黑龍也。 湖。卽彭蠡澤也。 事。被收寄載往南。令舩勿開戶。

舩主聞舩下有如樹抄聲。試窺。 舍鷄舌於玉墀。 日華子曰。鷄舌香。治口氣。 神涎騰漢。 謂龍涎之氣。上。 之見。二龍負舩。一宿至宮亭湖。 所以三省郎含香奏事。 臆於宵漢也。 曙睡鴨於楓陛。 李商隱。 詩曰。睡

鴨香。盧煥多薰。 祥氣。亦香氣耳。 陸。 薰陸異香。 嵇含南方草木狀曰。薰陸香。出大秦國。樹如。 楓陛。見上樂註。 霄。與騰漢意同。 古松。生於沙中。盛夏。樹膠流出沙上方採之。 執若蟠龍之吐瑞。 見上。 註。

修甲奇品。

香譜曰：修甲香取爪甲香如龜
湍耳，煮酒煮蜜，熬入諸香中用。

難類靈螭之含精。

靈螭，皆如蟠龍之
類，內可以燃香耳。

咨鱗潛三池之波。

後魏書曰：波智國有三
池，傳云：大池有龍王，次

有龍蟠，小有龍子，人設祭
乃得過，不則多遇風雷。

寶篆香生鵲殿。

香譜曰：香篆，鑿木以爲之，以籠
香，塵爲篆文，鵲殿見上宮殿註。

備彩成五方之色。

唐書曰：文
密州，次第五至五方之色，備焉。御

爐縑逼龍樓。

龍樓，見上
曆事注。

塗肌陳綉幕，徒傳古城之區。

香譜曰：塗肌，拂手香，出古城國，土人以麝麝諸香
搗和而成，或以塗身，或以拂手，其香經數宿不散。

金顏列瑤筵，空

出真臘之國。

真臘國，風土記曰：金顏香，出真臘國，其
香乃樹之脂，色黃而氣勁，工於聚衆香。